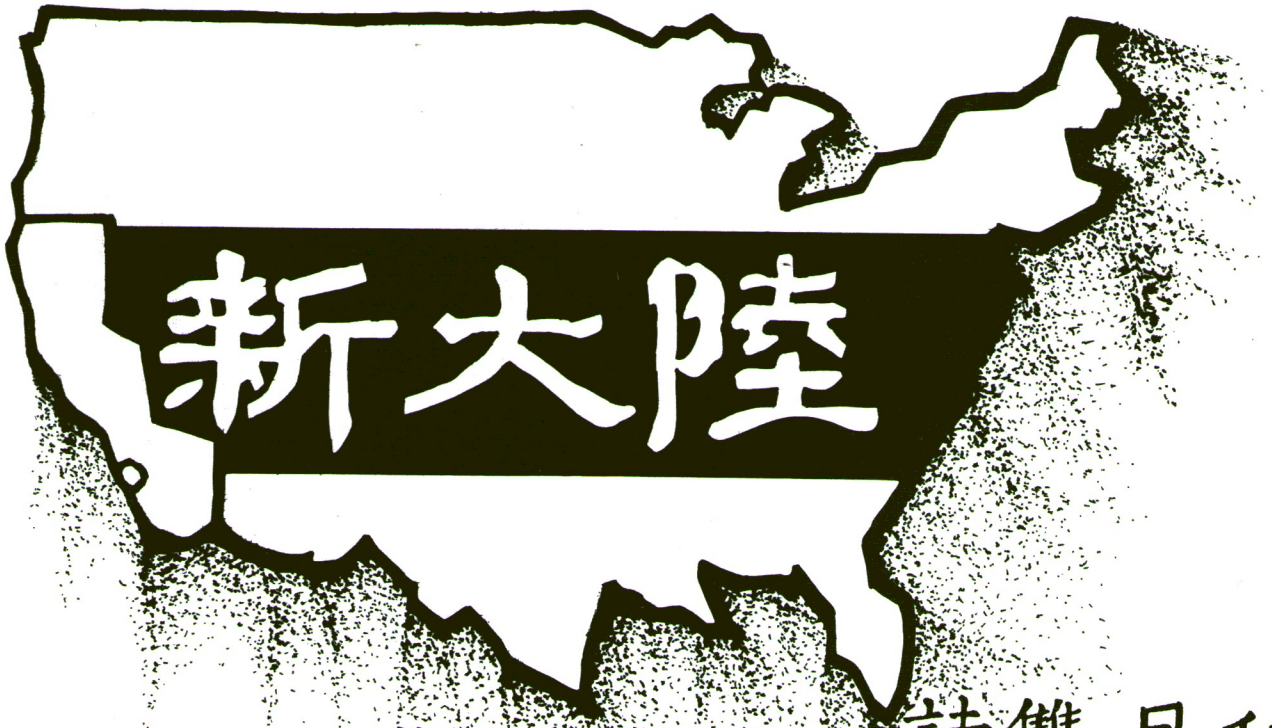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15

NO.15 APR/1993
一九九三年四月第十五期
美國洛杉磯 LOS ANGELES,U.S.A

名譽編委:
遠　方
林建中
何啟良
張湘業
李雄風
榮惠倫
陳　寬
楊振民
馬炳威
陳國賢
陳澄海
葉載福
沈季夫
鄧鉅源
黃紀原
林德功
劉耀中

編　委:
千　瀑
黎啟鏗
譚達文

顧　問:
紀　弦
非　馬
秦　松

主　編:
陳本銘
陳銘華

通訊處 :
P.O.BOX 3338
ALHAMBRA,CA 91803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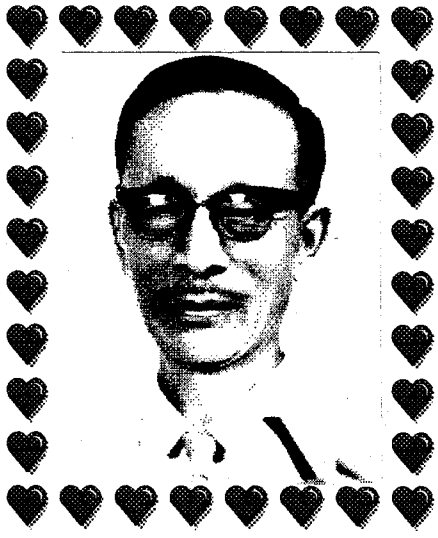
目　錄

目錄　封面裡
祝福紀弦八十大壽特輯　1-10
陳建華作品　破鐘之聲／加利福尼亞一號高速公路的詩思　11
岳　宗作品　盆栽的期求／舊鞋／金柏莉安魂曲　12
阿　翔作品　正午陽光／詩人節　13
大　康的詩　〔浮出海面〕：愛上一個人　13
東方浩的詩　秋天的陽光是一雙溫暖的手　14
雲　鵬的詩　長城，有一朵含苞的雛菊　14
海　上作品　壁之手／墓穴與子宮的兩河流域　15
吳思章的詩　想娘在春天系列之：告訴娘　15
漢　中的詩　愛情的故事　16
謝　宏的詩　這是十月盡頭的夜　16
北　窗的詩　春天　16
楊　平的詩　挺進之歌　17
郭　揮的詩　清晨過北海　17
秦　松的詩　午後過大雁塔　18
陳齊家的詩　春夜　18
林浩珍的詩　冬天　18
黎啟鏗的詩　賞雪　19
冰　谷的詩　再題普濟寺　19
陳本銘作品　主題／X編號信箱　20
斯　冰的詩　緣　20
非　馬的詩　未完成的雕像　21
伊　沙作品　一次車禍的三重體驗／歸依佛門　21
遠　方的詩　植物園隨筆　22
達　文的詩　山靈　22
李國七的詩　孩子77／海豹的母親　22
千　瀑詩札　目光　23
梁　子的詩　某夜　23
冬　夢的詩　書架上　23
勞　鏞作品　耕作／手執斧子的下午　23
嚴　力的詩　語言如肉　24
侯　榮的詩　表白　24
劍　鳴的詩　孤禿　24
莫宏偉的詩　大河中的一滴血　24
柳易冰的詩　哭泣的窗　25
石　城的詩　感受石頭　25
古寒山的詩　小城紀實　25
心　水的詩　母親的墓碑　25
陳銘華詩抄　啤酒廣告／廣告汽球　26
華　璋的詩　《台北火車站》　26
《苦水甜水》後記　千瀑　27
在死河上獨自划船的龐德　劉耀中　28-30
你：灰漆之內，美麗的波斯貓　柳易冰　31-32
紀弦詩傳略　宗鷹　33-35
詩訊：台灣詩人旅美巡迴朗誦會　36
編後隨筆　封底裡

NO.15 APR/1993
一九九三年四月第十五期
美國洛杉磯 LOS ANGELES,U.S.A

紀弦八十大壽

祝福祝福



紀弦五十於台北

紀弦自畫像 1952

紀弦七九於舊金山

直到這刻，整輯的《紀弦八十詩展》呈現在各位之前，我們與紀老還未謀一面．如果因為這樣你就認為我們之間的淵源淺薄，那將是你的錯識．其實，他的詩早在我們開始寫詩或矢志做詩人時已在默化著後一代了．紀弦在1937年創作的一首《戀人之目》，在58年間的越華詩壇掀起為期數月的激烈討論，是現代詩在越南最初的前哨接觸．當時捲入論戰的當地詩人是：林建中、陳寬（夢詩）、區劍鳴、鵬良、李冰等．論戰的始作俑者是前述三人，卅五年後，他們都是〔新大陸〕詩刊的骨幹．這掌故說明了，紀弦的詩與海外華文詩的歷史淵源了．

綜觀紀弦的創作歷程，可分為三個時期：「大陸時期」、「台灣時期」及「美西時期」．前二時期，他擔當的一直是旗手和傳火者的角色，現在舊金山過的是優游晚景日子，仍孜孜不倦創作．他詩中逼人的生命力和詭奇的詩思使人覺得他永遠是新生代詩人．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美西時期」並非他的隱逸時期，而應該是另一個詩的歷史的創造期．

陳本銘

1993年3月13日於加州阿罕布拉

紀弦詩傳略

——為紀弦老八十大壽而作

◎宗　鷹

紀弦，本名路逾，早期曾用筆名路易士，偶用青空律之筆名。三十年代已是中國詩壇出名的詩人。五、六十年代是台灣詩壇扛鼎人物。七十年代移居美國，續以中英文寫詩，不僅成爲美國華人中有名的詩人，且成爲國際知名詩人。

他的創作途程，大體上可分爲三個時期：以活動地點而言，可分爲大陸時期、台灣時期和美國時期。而以其詩情詩藝而言，則可分爲「星夢期」、「檳榔期」和「晚景期」。

「星夢期」——從摘星到夢回

「星夢期」是他在大陸和香港活動的時期。

他祖籍陝西。一九一三年出生於河北省清苑縣。父親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他從少隨父母僕僕風塵於廣州、香港、上海路上。一九二四年定居楊州。遂以揚州爲心目中的故鄉。一九二九年，時年十六歲，開始寫詩。一九三三年，蘇州美專畢業後，在南京畫展。以路易士爲筆名的處女詩集《易士詩集》出版。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上海自費創辦《火山》詩刊。出版兩期之後即停刊。一九三五年與杜衡合辦《今代》文藝。後又組織《星火文藝社》。年底，出版了詩集《行過之生命》（上海未名書屋）。一九三六年春東渡日本。不久，因病歸國。同年七月，遷居蘇州。組織《菜花詩社》，出版《菜花》、《詩志》詩刊。由於經濟困難而先後夭折。他離開蘇州到上海，與徐遲、戴望舒集資創辦《新詩》月刊。一九三七年七月出版詩集《火災的城》。不久，「8.13」滬戰爆發他任職的上海閘北安徽中學毀於日寇炮火。他攜同一家老小流亡武漢。後經湘、黔、滇、越而至香港。在香港曾任《國民日報》副刊編輯，「國際通訊社」日文譯員。香港淪陷後，一九四二年夏重返上海。一九四五年開始以紀弦的筆名發表詩作。先後出版了《三十前集》（上海詩領土社）、《夏天》和《出發》。一九四六年，擔任一家航運公司的事務長，押運貨物到武漢。一九四七年秋，被著名的上海聖芳濟中學聘任高中文史教員。

此一時期的詩作，數量相當多。後來他把這些詩作分別編爲《摘星的少年》（1929-1942）和《飲者詩抄》（1943-1948）。這個時期的前一階段，可以稱之爲「摘星」階段，後一階段可以稱之爲「夢回」階段。一九二九年，他以《生之箭》進入詩壇：

薄得像一張紙，
裹著髑髏的青春。
迅捷有如一枝箭，
在死以前的生。
薄的紙經不起撕！
生之箭只有一枝！

一九三四年，他發表《風後》、《火》、《四行小唱》、《消逝》、《致秋空》等被人們列入「小詩」的自由體詩。也發表了《髮》、《如果你問我》、《動亂》等略長的自由體詩。這些詩作，突破原有的詩格、詩律，不拘一格，幾近白話。詩句有長有短。長的如同「一隻小小的蜂被關在我的養痾廳裡了／我看見牠艱難地在窗玻璃上爬行著。」（《蜂》）。短的如「火跑了。／追上去！」（《火》）。正是這些現代詩，使他名列詩壇。

一九三五年，他的現代詩作更爲成熟。其中的《競技者》、《愛雲的奇人》、《歸思》，都頗有特色。正是這些現代詩作，使他走紅於中國詩壇。

直至此時爲止，他雖得到現代派陶染，仍未受其洗禮。一九三六年，他在日本接觸到世界詩壇，常寫超現實派詩。六月回國後，與徐遲、戴望舒在上海合作創辦《新詩》月刊，「聚全國詩人於一堂，促進新詩壇之繁榮」。又在蘇州與韓北屏合編《詩誌》。這兩個詩刊，與吳奔星、李章伯在北平合編的《小雅》遙相呼應，造成詩壇的景氣。從此時起，直至一九四二年，他的詩作進入第一個高峰期。一九三七年的《獨行者》，可以說，既是他人生探索的寫照，又是他詩路探步的寫照：

忍受著一切風的吹襲
和一切雨的淋打。
赤著雙足，
艱辛地邁步，
在一條以無數針尖密密排成的
到聖地去的道途上，
我是一個
虔誠的獨行者。　（下接頁33）

"晚景"不晚

—— 賀紀弦八十壽

◎秦　松

紀弦八十歲了。「晚景」不晚，且一片燦麗。是我首先要爲其賀的。

紀弦先生比我長廿年，也應當是我的「前輩」。但他很客氣，一直稱我爲「老友」，一方面他不承認「老」，一方面我也不年「青」了。時間太快，我已六十歲了。所謂「年增歲月，人增壽」，這也是沒有什麼可嘆的，而是要慶賀的，八十以後又是一個「新年」。我們不是年年賀「新年」嗎？作爲一個新詩人，則年年要寫「新詩」，這一點他是從不落後的。近年來，他的作品甚豐，到處可見，無論是詩作與詩論，更是令吾人欣賀的。最重要的，他之詩人「本色」，詩論「新銳」而不「妥協」，堅持工業社會後的「現代」。這是所有正在寫詩的人，不可或缺的。

現在又從「現代」到「後現代」，我等都是「跨世代」的詩人，從空間而言又是「跨東西」的詩人。我們應該寫出什麼「東西」，在這個「世代」？那麼六十以後中青代的詩人，不可未老「先衰」吧？「懷古」是可以的，到底是書本上的，而不是生活裡的。我想紀弦之能創作不斷，就是在生活，而且是在「敏銳」的生活。

紀弦之多產，且「兒孫滿堂」，一如其詩之創作，其人「晚景」是有福的。八十歲又是一個新的開始，寄語老友從「現代」到「後現代」，從「工業」到「後工業」社會，我們不要美其名曰「新古典」，不知老友以爲然否？

我在大陸生活十六年，我在台灣生活廿年，我在美國生活二十四年，現在還要在美國生活多久？不是在感嘆，我覺得是非常寶貴的經歷，然則我們寫詩吧畫畫吧喝酒吧寫評論吧辦詩刊吧！從一個「新大陸」到另一個「新新大陸」，這不是我的「酒話」，這是很嚴肅的期待。不，不是期待，就在當前。

老友，我在東岸舉杯，向西岸的你遙祝，來！乾杯！台灣、大陸、美國，地球太小了，但是，我們自來美後廿餘年，還沒有晤面，我很想念你，不過你是快樂的，詩風酒風一如當年，從你給我的詩上可以「晤」及。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中在紐約

行走的花樹

—— 賀紀弦兄八十大壽

◎非　馬

我只是個種花人
你說
帶著謙卑的微笑

在都市文明的荒漠裡
在遠離肥沃泥土的天台上
你孜孜澆灌
要爲這世界
增添一點
欣欣向榮的喜色

當感恩的花朵
紛紛開向
朝陽的天空
我看到花白了頭髮的你
提著滿溢的水壺
蹣跚穿行
竟是，啊，萬紫千紅中
一株最耐看的花樹

1992/12/14

紀弦軼事

◎劉荒田

台灣現代詩的開山祖師之一紀弦老人，年近八十，豪興如舊。他近年住在舊金山灣區，我不時前往拜訪，獲益良多，也從中得悉他的一些軼事。

筆　名

你說你的身裁細瘦高挑，所以起了個矮而闊的筆名，補其不足。

好的，就拿這個
夠闊的筆名
做一座山脈好了
不必高峰削雲
但須綿延
於是從三十年代
上海灘頭
跨過台灣海峽
伸展至紅塵十丈的台北
再逶迤至寧靜而多霧的
「蜜兒不來」（注一）
那斜臥的
便是散淡的「晚景」（注二）了

這個夠闊的筆名上
安放著半座台灣詩壇
其上群峰比高
雜花生樹

然而怎可忽略
其海拔呢
那根手杖，是山巔
高標的松
那煙斗，自然是
嶺頭篝火了
它與星一般孤高
且吐著閒雲

注一：蜜兒不來，是紀弦所住地的名字Millbrae，他故意譯得這般荒僻，其實是極優美的所在。
注二：《晚景》是紀弦移居美國後所出的詩集。

鑽石婚宴

一九九0年一月，紀老的兒孫在舊金山郊外一家飯店舉行隆重宴會，慶祝紀老的鑽石婚。

你深情地摟住老妻
無比賢慧的老妻
面對一堂紅燭
　　一堂賓客
　　一堂孝順的兒孫

與一位詩人
結褵六十載
幸耶不幸？
那是命運的事
把心交給了繆斯的人
留下什麼呢
爲辦詩刊典當後
只留下空的奶瓶
爲周濟詩友借貸後
只留下空冷的飯桌
爲那該死的金門高粱呢
幾多回把爛醉扶回家
一身酒漬，一把熱毛巾

今夜，你深情地
代表家中一長列詩集
以及散於全世界
辭典、詩選中的詩的子孫
向老妻
朗讀一首詩
也向天下詩人的
伴侶

紀弦八十詩展

前言

【新大陸】詩雙月刊兩位主編之一，陳銘華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日來信，說他們打算在一九九三年四月第十五期上闢出一個專輯來爲我祝壽，要我把歷年來所寫能代表各時期的作品分組展示，以饗讀者。祝壽云云，我不敢當。但是來他一個詩展，不是不可以，所以我就照辦了。

我出生於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今年這一天，我滿八十歲。一九二九年開始寫詩，迄今已寫了六十四年之久；而一枝寫詩的筆，還不肯離開我的右手。怎麼辦？那就繼續寫下去吧。

我把我的一生分爲三大時期：大陸、台灣和美西。到一九八四年爲止，我所寫的東西，皆已收入《摘星的少年》、《飲者詩鈔》、《檳榔樹》甲、乙、丙、丁、戊集和《晚景》這八部詩集裡了。而自一九八五年迄今之詩作，尚未出過單行本。

我的詩生根於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決定了我的詩。我的三大時期生活不同，當然詩的內容也就不一樣了。我的題材多種多樣。我的手法千變萬化。採取什麼樣的一種手法，要看所處理的題材如何而定，此之謂「題材決定手法」。但是我的風格不變，從小到老，始終如一，這叫做「氣質決定風格，其人決定其詩」。然則，去吧，我的詩！請朋友們不吝指教！

紀弦 1993年元旦於美西堂半島居

甲組：大陸時期作品

致秋空　(一九三四)

你以無限奧秘的藍色覆蓋著我，
覆蓋著梧桐樹和大地：

傾聽你無限奧秘的藍色催眠歌，
我遂徐徐地闔上沉醉的眼；

梧桐樹沉醉於你的歌聲，
不停地搖著她金色的肩膀；

於是，這個灰色而無言的大地，
也快入睡了。

火災的城　(一九三六)

從你的靈魂的窗子望進去，
在那最深邃最黑暗的地方，
我看見了無消防隊的火災的城
和赤裸著的瘋人們的潮。

我聽見了從那無限的澎湃裡響徹著的
我的名字，愛者的名字，仇敵們的名字，
和無數生者與死者的名字。

而當我輕輕地應答著
說「唉，我在此」時，
我也成爲一個可怕的火災的城了。

戀人之目　(一九三七)

戀人之目：
黑而且美。

十一月，
獅子座的流星雨。

吠月的犬　(一九四二)

載著吠月的犬的列車滑過去消失了。
鐵道嘆一口氣。
於是騎在多刺的巨型仙人掌上的全裸的少女們的有個性的歌聲四起了：
不一致的意義，
非協和之音。
仙人掌的陰影舒適地躺在原野上。
原野是一塊浮著的圓板哪。
跌下去的列車不再從弧形地平線爬上來了。
但擊打了鍍鎳的月亮的悽厲的犬吠卻又被彈回來，
吞噬了少女們的歌。

吻　(一九四三)

吻街路、樓梯和地板的腳倦了的微雨霏霏之夜，
燈下，用眼睛吻書，一頁，兩頁；
然後，吻你的織毛線的手，
吻你的髮的章魚，
吻你的大眼睛，長睫毛，
吻你的永不凋謝的唇，一度，兩度……
用我的再會了煙斗的口。

三歲　(一九四七)

推開黃昏窗，
指著東天初升的金星，
問孩子：「好看嗎？」
他點點頭，說：「拿！」
「星是拿不到的呀。」
他說：「跳！」
——一種代表了全人類的飛躍的意志
閃耀著
在這三歲孩子星樣的眸子裡。

乙組：台灣時期作品

現實　(一九五二)

甚至於伸個懶腰，打個呵欠，
都要危及四壁與天花板的！

匐伏在這低矮如雞塒的小屋裡，
我的委屈著實大了：
因爲我老是夢見直立起來，
如一參天的古木。

無詩神的詩人 (一九五三)

我是無詩神的詩人（不是無神論者）。

托洛哀的海倫已經變成枯萎可憎的老嫗，
曹子建的洛神亦不再是值得一賦的了。
還有比問我爲什麼恥於和繆斯們在一起更愚蠢的了麼？
因爲她們是荷馬的衆妾。

而在午夜，當我靜觀一全新全裸的形象時
那些曳著褪了色的長裙，風一般徘徊在我的窗外，
試以纖細的，蒼白的手指輕輕地敲擊我的門扉的
浪漫主義的幽靈們，聽見了我的厲聲的呵斥。
（她們是來自希臘半島，
行吟於歐洲大陸，
而入了英吉利的國籍的。）

她們是被開除的拜倫的詩神，
溺死在海中的雪萊的詩神，
短命的濟慈的詩神，
而不是惠特曼的，
不是桑德堡的，
不是創造了一種新的顫動的波特萊爾的，
因爲她們從未受過德謨克拉西的洗禮，
絕對聽不見霧的貓步和鋼的祈禱，
根本不懂得醜惡的美。

她們自然也不是我的詩神，
不是我的同志，
不是我的朋友或舞伴 ——
她們祇會走走十七八世紀的步子，
而我是現代舞的選手。
遠離著我的時代，她們！
遠離著我的民族，她們！
她們一點也不理解我爲什麼用我的詩向史達林挑戰，
喊台北萬歲，和在升旗典禮中流了眼淚。
她們尤其不知道這騎著輕快的腳踏車，
吹著口哨，旅行在詩之散文的新大陸的我
是擁有何等新鮮，何等活潑，何等健康，何等明朗，
何等豐富而又多變化的現代的節奏與旋律。

算她們是一種價值，一種美的標準，
一種「熱情」的激發者吧。

但這脆弱的，病的，不持久的東西，
正是我的時代和我的民族所不要的。
而她們的俗麗的衣裳，炫誇的飾物，
過了時的設計，落了伍的式樣，
那些陳腐的韻律，朽舊的詩體，
可憐早就作了韻文時代的沒落之殉葬，
永遠永遠成爲過去的了。

所以我是無詩神的詩人（不是無神論者）。
我的詩是用鉛字排印，發表在雜誌上給衆人看的；
而不是以七弦琴爲伴奏，唱給一位堡主的女兒聽的。

不過，如果你們一定要我回答
倘若沒有一個詩神，究竟誰給我以靈感，
那麼，索性讓我承認了吧：
生活，生活，生活 ——
這煎熬我的，折磨我的，
錘鍊我的，並且是時時刻刻都在企圖毀滅我的，
便是作爲一個堂堂正正，二十世紀中國人的
我的詩思之不竭的泉源。

船　(一九五五)

船在海上散步；
而我航行於波濤洶湧的陸地。
我用我的煙斗冒煙；
船則以其男低音歌唱。

船載著貨物與旅客，
我的噸位是「人生」的重量。

蒼蠅與茉莉　(一九六一)

一隻大眼睛的蒼蠅，
停歇在含苞待放的茉莉花朵上，
不時用牠的兩隻後腳刷刷牠的一雙翅翼，
非常愛好清潔和講究體面的樣子。
也許這是對於美的一種褻瀆，
應該拿D.D.T.來懲罰。
但是誰也不能證明牠不是上帝造的
誰也不能證明牠在上帝眼中是一個
醜惡的存在。

一封信　(一九六二)

像失手打錯一張牌似地，
我寄出一封信。便輸了全局啦：
輸了這一輩子，這兩撇很帥的小鬍子；
連這些詩，也一古腦兒輸掉。

別問她是誰了吧！我是輸家。
不過，偶然，我也曾這樣想：
要是把地名寫漏掉幾個字那多好……
總之，不該貼上郵票，投入郵筒。

稀金屬　(一九六六)

沒有故事。沒有場面和高潮。
沉默著又沉默著的
不是不表露的愛情，
不演奏的小梅奴哀特，
不跳的舞，不唱的戀歌之類；
而是一種禁止開採的稀金屬 ——
連一小塊的礦石都不許展示的

整個埋藏量的神聖。

又見觀音　(一九七四)

又見觀音！又見觀音。
誰曉得我心中究有多大的歡喜？
——我乃是這山水的知己。
不一定看正面仰臥朝天，
每個角度都有其可取處。

啊啊！久違了的故人，
還記得當年第一個攀登頂峰的飲者嗎？
他竟西望海峽的那邊而淚下如雨了。

如今，我獨坐在這靜靜的沙洲上，
看基隆河是怎樣的轉了個半弧的彎
而徐徐流入淡水河愈益寬闊的下游去——
那銀白閃亮且多漣漪的迴旋像一大筆觸，
何其有力又何其優美喲！

猛抬頭見如黛如翠如藍的山色
青一塊綠一塊的。從山巔到山腰
還飄著些灰色和紫羅蘭色的雲霧哩。
濃淡、深淺、明暗、剛柔、輕重：
細描時，有許多許多的層次。
而那些線條是既單純又奇異，
多麼的多麼的動人畫興。

噢噢，觀音山哪！
在這兩河合抱著的中洲里之盡頭處，
我瞧著你，你瞧著我，你我無言而默契，
不也是朝朝暮暮相看兩不厭的麼？

丙組：美西時期作品

讀舊日友人書　(一九七七)

讀舊日友人書，
乃有衆多管弦之音打從心窩裡升起：
首先是一組瀏亮的喇叭，
像一群藍色小鳥撲著翅膀；
而各種樂器的和聲，
則有如波斯地毯之華美。
然後是變奏復變奏，復變奏，
從徐州高粱到金門大麴到舊金山的紅葡萄酒
——幾十年的往事，如看一場電影。
啊，這人生！究竟是怎麼搞了的呢？

忽聽得大提琴的一弓，
似乎有誰在長嘆，
竟是如此其悲涼啊……

茫茫之歌　(一九八0)

無論唱歌或是跳舞，
你總是茫茫的，茫茫的。
無論三拍子抑二拍子，
高歌，長嘯，或是低吟，
你總是茫茫的，茫茫的。
無論起居或是睡眠，
無論沉思，冥想，不高興，
或是忽然狂喜，忽然大怒
又忽然肅穆了起來，
你總是茫茫的，茫茫的。

哦！太平洋，你知不知道呀？
我朝暮凝視著你的兩眼帶點兒
淚痕的，也茫茫了，也茫茫了。

白天，有海鷗在翱翔，
夜晚，有燈塔在明滅，
哦！太平洋，你的風景
實在是看不完也看不厭的，
但總之是茫茫的，茫茫的。
或晴或陰，或雨或風，或涼或暖，
你總是茫茫的，茫茫的。
霧來霧去，雲散雲聚，有船沒船，
你總是茫茫的，茫茫的。

啊啊！就在你茫茫的那邊，那邊，
我的故國也茫茫，
我的家鄉也茫茫。

啊啊！茫茫……

相對論　(一九八三)

向地球及其衛星說再見。
向太陽系說再見。
向銀河說再見。

我們乃是些所謂的性情中人，
一向生活於一有情世界。
所以瞧著你們那些奇特古怪冷冰冰的數字，
我搖搖頭，說不懂，這一點
應該是可以原諒的。

你點點頭，說有道理，
於是你就一個箭步回到了唐朝；
而我郤欣欣然買了張頭等艙票，
上了仙女座大星雲直達的宇宙船。

觀照　(一九八五)

我看我的南山；我的南山看我。
早晨，我們在霧中相看。
中午，我們在陽光下相看。
夜晚，我們在星月下相看。
有時，我們也相看在風雨裡，
而總是相看兩不厭的。

我們都很欣賞你的表演：
那的確是天下第一流的。棒極了！
那裡，那裡？我只不過是個看風景的而已。
我那裡會演什麼戲呢？別過獎啦，先生！
會的，　會的。你那看風景的姿態，
那神往，那陶醉，那表情，
不就是一幅最最美妙的世界名畫嗎？

然則，看風景者，人恆看之，
這便是所謂的「觀照」了吧？
李白看我。我看淵明。
而醉了的老陶，他是什麼都不看的。

將起舞　(一九八七)

想當初，李白喝得醉醺醺的，
掛一輪明月之勳章，
招搖過市於古長安，而在東瀛，
巴蕉則縱身一躍而入於古池，
使發出撲通的一聲 —— 那多美。

有趣的是貧窮的愛倫・坡
化作一隻大鴉飛向歐洲，
然後又被山姆大叔捉將回來，
乃造成可憐的阿保里奈爾
因名畫失竊而備嘗鐵窗之苦。

於是到了二十世紀，今天，
在我們的寶島，衆星熠耀；
倘若有誰高歌一曲大虛無，
余亦將擁檳榔樹而起舞。

山水篇　(一九九一)

我不也是風景的一部份麼？
當我陶醉於那些山水之中，
在那夢中。

山動，
水動，
而我不動。

山的蒼蒼，水的茫茫，
我描了又描，繪了又繪，
在我的記憶的畫幅上，
始終不成其爲一個作品。

我的山是秦嶺。
我的水是長江。

啊啊！
山也不動，水也不動，
而我恆動。

復仇記　(一九九二)

在人生的跑道上，
善妒者佈滿了無形的繩索，
兩頭有人拉著，繃得很緊，
使他絆倒了
爬起來再絆倒，
再爬起來再絆倒，再絆倒……

「他們好狠！好狠！」

於是他就回到他自己的畫室裡來，
脫光了，對著鏡子，依照其原樣，
把他身上的傷痕，青一塊紫一塊的，
在畫布上塗了又塗，抹了又抹；
畫成，乃題以「復仇」二字。

至於那隻金杯、銀杯，或夜光杯，
即將拿到手的，
他也不再去想它了。

為小婉祝福　(一九九二)

魚兩尾，蛙四隻，
一百八十個大黃蜂，
和數以千計的蒼蠅，
都成爲太空梭「努力號」上的旅客了，
今天，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日，
自卡納維爾角順利升空。
啊啊，多好玩，多有趣！
而這是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
甚至我的一些同時代人，
就連做夢也沒想到的事情。

但是我是會做夢的，
我的夢比誰都更長更遠也更美。
小婉，我最小的孫女：

再過十六天，就是你滿週歲的生日了。
除了蛋糕新衣和玩具，
我還要送給你一首詩，爲你祝福。

我夢見你從火星基地出發，
率領著三十名部下，
前往土星光環，
去和你的未婚夫舉行婚禮；
然後，你們在冥王星上度蜜月；
而於週遊太陽系之後，
你們重返地球老家，
接受一次英雄凱旋式的盛大歡迎；
慶功宴中，你還當衆朗誦了我的詩，
以證明你的血統何等高貴，
不是個普通的老百姓。

啊啊，多好，多好！
我親愛的孫女小婉：
你一定要立志做個太空人，
做個偉大的太空人，
而不要當個銀行經理，公司老闆，
或是競選什麼州長之類的，
那多平凡，多麼的沒出息。
至於你的孫輩，孫輩的孫輩，
就讓他們繼承你的事業，
駕駛著超光速的宇宙船，
飛到遙遠遙遠的銀河外去吧！

後記：我最小的孫女小婉，誕生於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到今年這一天，她就滿週歲了。這孩子，既聰明，又美麗，人見人愛。我本來已擁有八個孫男八個孫女，而她是大排行中的第十七號。她是我最疼最寵的一個。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日
紀弦記於美西堂半島居

陳建華作品

陳建華：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專攻明清文學。1988年抵美，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訪問學者。現在洛杉磯加大分校東亞系研究文學。

跛鐘之聲

冷月
荒漠
鐘之聲
掙脫夜之血口
啞的歌
跛的韻
飄忽

迴盪

從何處來
向何處去

銅苔的文字
輝煌與朽蝕同鑄於
魂之壁
無法回絕的
謊

跛鐘之聲
夢中之夢
揚起
鴿群
如黑帶披旋
晨窗聳碧的尖頂

鐘面擊碎
故鄉的回憶
辛澀而溫馨
碎晶灑落
雪片紛紛
冷月
荒漠

八九年二月

加利福尼亞
一號高速公路的詩思

速率旋緊心的絞盤　綠蔭中
齒輪與鎖丟失
記憶　鐫鑄悔恨的印痕
在孤寂與落荒中延伸
如老妓狂呼追迫於濃黑之魘
爲無限的展開而哭泣
心靈疲憊而警覺
不願交付於任何一個上帝
怎能抗拒衝浪的喧笑　無奈投入
公路之情網這現代的妖姬
周裹晶鱗的巨蟒
我們逼自己
選擇　決斷　在紅燈綠燈間
驚恐色盲焚燬生命的分秒
既來自可誇耀羞於誇耀的異域
松杉與公路對峙的連環中
強睜欲睡的眼
在霧和陽光的邊緣
尋一方貓的懶夢
一壺荷雨的茶
忘卻死亡的獰脊　貪窺
詩之濤　裸而美
姍姍從日光裡走來
腳鈴猶繫蒲公英的殘絮
駛入金山灣
一股
陰涼
撲來
如
打
開
雪櫃

九一年四月

岳宗作品

岳宗：本名裴源，1937年生於天津市。文學碩士、哲學博士研究，少年屬「現代派」，爲紀弦嫡傳弟子之一。曾屬大海洋詩社。現爲詩潮社社委、高風詩社發起人、高雄市文協常務理事、高雄市青溪新文藝學會理事長。曾獲世紀詩人獎，著有詩集《寸草集》、《尺素集》、《丈量集》等。

盆栽的期求

遷我於溫室之外
回歸故土

沐於直射陽光
吮吸大地的肥美
讓蜷曲的根
延伸舒展
搆及地底的清泉
讓萎垂的枝臂
再次舉起
向天庭祈禱

寧肯與舉世林草
共歷凄風苦雨
秋寒中
和萬物同凋
春陽下
與衆生同榮。

舊　鞋

顏老色衰
依然
精緻刺繡

伴你
走過漫漫長途
隨你
歷經險巇

越覺適宜
年日悠久。

金柏莉*安魂曲

——爲金柏莉逝世周年而作

安息吧
人類正爲妳舉哀
正如
他們爲自身
恐懼
有人因行爲
遭受天譴
而妳
最屬無辜

安息吧
正如昨夜夢境
在一千個
最是無奈的日子
漫長煎熬
形消影瘦
可憐
短暫曇花的
衰萎凄姿

安息吧
負載著
痛楚記憶
沒齒難忘
永恆的創痕
積壓沉重的夢魘

安息吧
在風寒雨冷的冬夜

*金柏莉在1987年因拔牙由牙醫處感染愛滋病毒，於1991年12月8日逝世，年僅23歲。

阿翔作品

阿翔：安徽詩人，主編《夢的方向》詩刊及《現代詩評》報。

正午陽光

整個上午都沒有下雨
街上的人都乾爆得可愛
躲在家裡的人站在窗前
冷漠的頭髮乾硬如鐵
所有的人都表情嚴肅
等待正午即將來臨的什麼

難道正午還不是下雨的時候
每一條街道都塵土飛揚
陽光　陽光啊
讓所有的噪音滯澀如邪

這時是正午陽光燦爛輝煌
乾燥的人們在陽光中默然無語
透過每一扇窗戶相視而笑
要擁抱一個乾燥的人並不困難
可我會爲誰　在正午陽光中
淚如雨下

詩人節

解脫或者安慰
還是爲了把所有的遺忘喚起？

一把泥土，這就是家鄉
多少人讚美遙遠，而迫切的靈魂
最終走到哪裡？

曾經一個人，站在岸邊
把多少想像和偉大，連同不朽的石頭
拋入江中，在他的精神中屈服和自盡
歷來的歌唱和讚美，那樣脆弱
詩人啊，這天的榮耀
比你的生命還要單薄
在這個陰晦的日子，我獨坐房裡
寫下美麗的驚醒
從沉默中出來，回到沉默中去

大康的詩

大康：本名吳大康，廿八歲，1986年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現任教於安康師範專科學校。詩作散見於國內刊物，收入多種詩選集並多次在全國詩賽中獲獎。

《浮出海面》：愛上一個人

鐵柵欄從頭頂直湧而下
幾片補丁釘死一朵小花
一條路同一條河並肩而行
路的盡頭　河的出口
都源自一塊沉悶的石頭

愛上一個人就不要說話
默默地愛著像一塊石頭
青苔可能是某種慾望
只在心臟的外圍敲打
我看見一塊石頭重倒在陽光下

愛上一個人走在一條路上
一條河從後背流至前胸
情感的潮汐時漲時落
鐵柵欄呼嘯於洶湧的頭顱

花瓣裂時已不在春天
夏天的爪子伸出寒氣
秋天有那麼多落葉唱出輓聯
冬天是棺柩　霉爛四季的屍骨
愛上一個人多麼壯烈
不妨作一回小丑

九三年寄自陝西

東方浩的詩

東方浩：浙江詩人，主編《白鳥詩歌報》。

秋天的陽光
是一雙溫暖的手

秋天的陽光
是一雙溫暖的手
它親切的撫摸
讓我產生許多美麗聯想
它讓我覺得自己就好像是
大田裡的一棵稻子
在風中起伏　並發出一些
動聽的聲響
而遠處的村莊裡
正有無數雙焦渴的耳朵
傾聽著田野上這些
感人的音樂
風中的音樂呵　帶給
這些忙著準備農具的人們
多大的安慰呵
現在陽光親切地撫摸著我
現在　我的親人們
我從稻子的角度又一次
感受到了最深沉的愛意
啊　請你們磨亮鐮子
請你們伸出粗糙的手
一一照亮我生命的每一個日子

雲鵬的詩

雲鵬：男，原籍甘肅平涼，1956年夏出生於滇東北高原。8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詩文散見於台、港、大陸、澳門及海外地區華文報刊，著有詩集《臨風涓滴的情愫》、《2000個指紋》及《踩著風的節奏回歸》等。

長城，有一朵含苞的雛菊

長城有一朵含苞的雛菊
飄搖著童年採擷的第一枚故舊
斜臥的山巒　蜿蜒起伏美麗身段
孟姜女散髮倚在錦繡圖畫中
敲響木魚石優揚節奏　聲聲悅耳
頓錯的回應是五千年華夏不息的脈動

而歷史的凄霜苦雨捲過詩頁
彈洞硝煙拼湊的樂章　總在奔湧流瀉
一首曠古絕俗的霓裳羽衣曲
讓那些至柔的風情散落在泥壤裡
從根的裂隙不屈地伸出渴望之手
又以生命的代價擁吻著蒼生巨大的庇覆

含苞的雛菊在長城負重悲苦壯烈
不泯的生機是我領悟人生唯一的步驟
學會了將一粒微露點染在舉手投足間裝綴
傲對金風嶄露的歡欣姿容
便是我整個身心最透徹的沉湎

九三年寄自平涼

新大陸叢書書目

1.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陳本銘詩集(暫名)	詩集	陳本銘	編輯中	
7.越華詩選(暫名)	詩集	陳本銘、陳銘華	編輯中	
8.童話世界(暫名)	詩集	陳銘華	編輯中	

郵購以上書籍，國內請加一元，國外二元郵費，訂購地址為：P.O.Box 3338 Alhambra , CA 91803 U.S.A

海上作品

海上：湖南詩人，本名林清陽，生於1952年，上海人。現任職於湖南長沙自來水廠。

壁之手

菩提的衆生之手。佛祖的恩德之手。

天壁伸出所有纖柔的手，浮動、拯救、撫摸。合掌的呢喃，淨化的啞語。

我的手顯得如此疾白、骯髒；我的手從愧疚的驚嘆中掉在祭壇上。

我的斷臂被輝煌的菩提樹沐浴著。疾痛的是豎起的頭髮。我手中的濁酒在另一個世界參與一場火的沉思。我爲那離我而犧牲的手感動！

彷彿在冥示中。我的意念驅動壁上的某一雙手。一朵曇花霎時在那手上。啞語輸入花莖後，它頓悟著我而消失。

衆生之手又掀起一次赤潮。

佛祖以微笑教育我的手

我的手

借用這片道場的紅光在天壁上找到任何位置，它捧著我一生懸著的心。

啞語已湧入這顆心！

墓穴與子宮的兩河流域

迢迢的岸　紅岸和綠岸　泥土與石壁岸在變遷中帶來更多的童話。

童語像樹林　林間有各色鳥。

鳥的繁言殖語比石壁上的字難懂。

在共同守護的泉洞裡

在共同掘好的墓穴裡

在這百年之岸上我們食用自己。岸邊的卵，那些使我們疾患的黑蠅，成了岸上的鄰居。同伴睡著後的殘骸沿著樹林守護著童話。

墓穴在夕光裡散發秋天的火焰

泉洞在晨曦中濺出永久的元素

百年之約　百年之鳥　分離與匯聚我們用各自的骨頭交歡或搏鬥　然後分食自己　尋找墓邊的菌。

留下世世代代的脊椎　畫下年年月月的器皿。

讓珍稀的水從我們閃念之下流入幻覺的河　這裡的河面上在沒有四季和液態之前就泛濫著人性的目光。

我們放走了多少懂得童話的紅嘴鳥！

吳思章的詩

想娘在春天系列之：告訴娘

農曆二月的風
吹上眉梢
風乾了娘的
兩滴絕望
娘很好强
把一雙
能抬起的眼睛
給了我。讓我
一生在人間
不會低頭

陌上暖暖春陽
娘的野菜藍裡
有了生機
我常在這時
扯扯娘的衣角
要回去……

好難得我懂事
怕我不肯穿
補了又補的衣褲
娘 ——
我什麼都不怕了
就怕再看到
您的眼淚

九三年寄自湘西聯合村

漢中的詩

愛情的故事

1

你飛上臉龐的霞光
一種匿藏不了的甜蜜
那是萃取的萬紫千紅
從百花園搬來的綺麗
渦漩的笑靨
漏不出漁人的網眼
嬌羞後面　種有紅豆
在最深沉的地位
擁抱著春天

2

我的唇印棲息的腦門
滯留春風的秀髮　亂成劉海
由於銀河潰堤
顧不及將它理平
在孤寂的荒原
薦拔情筍的桅桿上
須要掛起一片風帆
多味的激情
湧上指端　又是一種雪蘭
花苞在萌動
牽引薑黃色的線　羅織寄望
什麼圖案吉利
龍鳳鴛鴦
什麼花色最美
鐐銬鎖鍊
囚禁兩顆心
關進情牢一萬年

九三年寄自金三角美斯樂

謝宏的詩

這是十月盡頭的夜

這是十月盡頭的夜，月亮高懸
你這夜的純銀的心呀
在你明亮得讓人微顫的心跳裡
多少爐火灰飛煙滅，情慾靜靜淬火
在激動過後。在十月盡頭的夜裡
一些情懷未了，風霜就已含苞待放
我收藏起沿途被風翻動的落葉和枯草
爲即將到來的嚴寒備好火種
在這十月盡頭的夜啊
我已聽見冬天，在遠方黑暗的山頭
搖旗吶喊，將候鳥和道路
驅趕向南方　驅趕向十月的盡頭
更將月下思歸的浪子，趕上回鄉的路

九三年寄自深圳

北雷的詩

春　天

紅色葉子在一杯茶裡歡唱。
整個夜晚，我的手指，
始終接近著　那
來自你體內的果香。

這是春天嗎？
傳說陶瓷已盛開在桌子的右角。
記得我愛你時，
我的額頭之上，也曾
盛開過五個小小的女兒。

請再蒙起面紗走遠吧，愛人！
我只能棲息在這鋒利的後面，
懷念過去的農具、過去的
水和新娘。

九三年寄自安徽

楊平的詩

挺進之歌

我一路挺進。通過
荆棘、咒語、雜亂的市集、和藍色的
潛意識海：在風暴、在夢魘、在謠傳的大預言日
再度降臨以前 —— 通過
雁鳥構成的寂寞航道
金星在上 —— 相對於
歷史的冗長、燈下的寥落、與夫閣樓外
陰鬱的遊行隊伍 ——
在長長的時空走廊裡
只有我：在混濁的同溫層間
遵循古老儀式的做一次
疲憊的演出

我挺進。在濃霧中挺進。
伴著無數計類似中世紀的佚名十字軍緩緩
蠕動。前行。退縮。或在原地踏步 ——
規律如工蟻，馴良如任何膚色任何
國度的中產階級：左手提著皮質公事包
右手抓緊一切穩定物價的律法
由此及彼，面對一簇簇特定
又不特定的目標攫取。茫笑。顯示驚訝。
—— 儘管
塵埃佈滿大氣，時代的旗幟不住在風中起落
沒有誰會摘下假面
或者哀愁或者吶喊或是在乎什麼！

我挺進。不論世界是一座灰色舞台或隱形牢房！
我挺進。不論靈魂是否已在長期煎熬下扭曲破碎！
我挺進。以頑石般的粗礪、以整個宇宙的沉默！
我挺進。任憑大地一截截的傾斜、滴血！
金星在上 —— 路的盡頭每每是夢的起點！
猶如傳說中，撲向風車的荒謬騎士
總是以無邊的執著，支撐
無邊的蒼涼 ——
哦 一首亙古運行的流離與孤獨者之歌！
—— 只有一次
我曾在夢中展翅，盜取諸神留下的火種
再奔往鮮花、露水、與星星的草原……

我繼續挺進。無視信仰
失去最後的光熱，最初的誘惑
冷幣取代了詩句，常年居住的城市
充斥著惡濁與喧囂；我挺進。
無視大雨滂沱、長夜漫漫、星期天的早晨
有沒有鐘聲
模擬清亮的鳥唱越過翻騰的濃雲
啣來上帝遺忘的種子 —— 無視
人間一切的一切（包括你：
我昨日、今日、明日的永恆戀人啊）
一個聲音告訴我：「生命沒有輪迴。」
我告訴自己：「**你・必・需・挺・進！**」

九三年寄自台北

郭楨的詩

清晨過北海

清晨 ——
過北海，
天色迷濛，
海水柔和可愛。

我要過北海，
望著晨曦，
遠方浮現希望的岸，
海羞怯像一個小女孩。

我過北海，
想起昨夜柏林的燭光，
那遊行的海；
德國的新納粹，
那邪惡的海……。

清晨過北海，
憂鬱的心，
激起朵朵白色的浪花，
深藍的海，
能否寧靜如昔？

1992平安夜於丹麥

秦松的詩

午後登大雁塔

1

風神故我寂然塵囂上
不頸不翅不羽
洞眼四方一隻孤雁
坐落長安之頂
遠唐而今渾然一體

音步七層一座豎琴
由吾遠洋的風聲
飄響直心空腸木骨石身
迴音而上而下
拼音象形風沙夕陽

唐音空懸市聲裹足
斜陽西去我自西來
原鄉異土紅塵黃沙
似客非客夜客長安
是否還是那一片月？

2

無神之神往
登上空無之無
一片燥熱的孤寂
迴音而下而上
長安上之「長安」
安然無所動
吞吐著遠近的泥沙

沙漠的東風
隨後遠洋的西風
駝鈴奔馬夕陽歸鳥
酒香胡姬飄過
絲弦裂帛麗人鶴髮
離散歸趨月升日落
定定而立面向四方

九二年十月末改抄在紐約

陳育宗的詩

春　夜

一聲柔長的貓叫
穿街
走巷

彷彿漁火
　明滅
　騷動

我隱約聽到
一顆遙遠的星子
鬼鬼祟祟的
心跳

你的笑聲
碎落在我的床頭
夢醒後
我以一聲長長的
嘆息
串起
零零散散的往事

九三年寄自新澤西州

林浩珍的詩

冬　天

在白雪的屋簷下
我獨自悵望
整個漫長的冬天
像等待永遠不會回家的
姐姐
我等著一個人從遠景
向我走來

在這世界的空曠中
我注定是個孤獨的孩子
只能一個人在不爲人知的角落
爲人類巨大的悲哀
默默哭泣

九二年寄自福建

黎啓經的詩

賞　雪

早就過了
做夢堆雪人的年齡
第一次初見下雪
相識已到中年
那番情緒
說都說不清

忽然的天空
萬點雪花飛舞
片片又片片
盈盈更輕輕
來了來了來了啊
滿天滿地
滿山滿谷
滿林滿園
滿街滿巷
人間很快很快
處處得見白頭

初雪美如詩
如夢亦如畫
跳蹦蹦的少女
盡是白皚皚的情懷
天性頑皮愛玩
且飄且舞，凡伊過處
山頂樹頂屋頂
乃至車頂傘頂髮頂
都教伊給披上
鬆爽沁涼的
白手帕

責伊胡鬧，伊就一言不發
靜給你看
靜得高貴，靜得神聖
靜得教人起敬起畏
素素淡淡的靜
震撼著
無限莊嚴

我亦一言不發
靜靜地在賞雪
賞到萬籟啞了又啞
掬藏口袋裡的雪溶了
雪我並溶成一體
把堆雪人的夢交給了女兒
我抱境入禪
醒時睡時
皆是
心界
清清明明

九二年冬於新澤西州

冰谷的詩

再題普濟寺

虬根
已將半座山頂
深深盤結了
菩提
猶不滿現有的崢嶸
繼續以其生長力
掩蓋
周遭的荒涼
與跌宕的險峻
讓宮殿聳立成
一座
震撼人間的奇蹟

附記：普濟寺第二期發展藍圖已經擬就，一旦落實，其宏偉壯觀，將傲視全馬。

九三年寄自馬來西亞

陳本銘作品

主　題

我們的快樂
以及
不快樂曾經是哲學主題
兩個人在水邊
悠閑閑地或
機鋒地恣意談論他人隱私

袍袖拂動如水紋
話語冒失
直如你我傳遞的氣泡
子曰乎子曰
唼喋乎唼喋

我們的快樂
不快樂
直接有了完備設計
罐食和氧的分配
亭台樓閣
一針溫度計柔和亮著
背景絕對清涼藻類
景深架設在
空間固定的水族箱裡

九三年元月十七日加州

X編號信箱

在廣袤原野或沙漠，我豎立了一個小屋的信箱，精緻地孤立在漠漠平遠扣住橫走的地平線。

過路人經此將詫異聯想，極目眺望尋找人的家屋。每個人張望從自己的內心方向。離開的渴念回去，沒家的繼續流浪。

時間裡，地平線外，風和沙裡，安樂椅中，遺囑內郤記載了一個莫名的信箱。他們曾經打開，未經允許，那扇虛掩的門。

而後，接受了終生困惑和懸記，窺秘後的莫名疑宕。裡面什麼也沒有，也沒有什麼……

九二年三月十六日加州

斯冰的詩

緣

如果是緣　爲什麼
一次的輕輕捧手　就註定
近五千個晨昏將天涯望斷？

別後　思念不長成樹
　　不塑成信仰
甚至不容我疲憊的心靠倚
我只好暗自反覆那歌「紙玫瑰」
——把一切虛假誤當眞
嘲憐自己痴愚多情

或許不是緣、而爲什麼
世界那麼大　人那樣衆多
時光不盡不絕
你我偏偏再遇於
無限宇宙的一小點

我們握不著曾經　所以
冷郤的歷史不能改寫
在時間的斷層外
相聚　縱使是緣
我們飄忽地　笑著哭

九三年二月初加州

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爲仝人性質，不設稿酬，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爲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謄寫清楚，並註明眞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非馬的詩

未完成的雕像

火星一束強似一束
濺著他們的眼瞼
汗臭一陣緊跟一陣
衝著他們的鼻腔
學徒們知道
又一件傑作即將在師父粗大的手中完成
另一個形體即將自禁錮的石頭裡解放

一朵將開未開的花
一扇將啓未啓的門
一雙將笑未笑的脣
一對將飛未飛的翼
一個將醒未醒的夢
……

學徒們永遠不會知道
是什麼使他們的師父
在最後緊要關頭
把靈魂熾烈悲壯的掙扎
凝成永恆

附注：在翡冷翠的學會美術館裡，米開蘭基羅的四座未完成的雕像，給了我極大的震撼。那麼強烈的表情，那麼多的可能性。比同室陳列的著名的大衛雕像，更能觸動我們的想像力。

一生中創作了那麼多藝術品的米開蘭基羅，據說爲了能有更多的時間工作，經常連澡都不洗。他的學徒們常因他的體臭而受別的雕刻師的學徒們取笑。

把石雕的工作認爲是「把形體自禁錮的石頭裡解放出來」的米開蘭基羅，自幼即在採石場工作，深知石性。他的許多栩栩如生的作品，常給人一種感覺，他自石頭解放出來的，不僅僅是形體，更是靈魂。

1992/5/16

伊沙作品

一次車禍的三重體驗

一束車燈
銳利的光芒
穿透了身穿
13號背心的男子
這是午夜
大街像一截空腸子
作爲目擊者
事發之前
我有預感
事件之中
我是那小男人
驚恐萬狀
並對結局
一無所知
而我又是那
倒霉的司機
被警察帶離現場
在事發之後

歸依佛門

進山之路已被折斷
他仍然沉默寡言

拐過一座山頭
我想對那和尚下手

九二年寄自西安

遠方的詩

植物園隨筆

一、桑樹

雖然哺育過勤勞誠樸
雖然在文學長廊上佔盡春光
卻世代和黃土地一樣困頓
和貧瘠一同無奈
雖然枝繁葉茂
有時也果實累累
卻遮蔽不住歷史的風雨
溫飽不了時代的饑荒

呵，我們民族的圖騰

佛祖西來
你東去又何妨

後記：在洛杉磯南海岸植物園意外發現幾棵長滿果實的桑樹，既親切又感慨！

二、香煙

幾分出世的超然
一個美麗的藉口
其實包藏禍心
策劃周密
當約定的火光閃過後
謀殺
便即刻在煙幕裡實施
在吞吐中得手

三、賭

是冬春之交
剛出爐的
自信
同
剛出冰箱的現實
較量

九三年寄自聖彼得

遠方的詩

山　靈

一個暢夢猶酣的胸脯
一片晨霧消散後延伸的蔭野
一幀被森林包裝整齊的書籍封面
謹慎地壓伏秋天潮起的呼吸
這河邊　而我們已經成爲一陣風了
我們將吹亂哪些毛茸茸的章頁

這該是怎樣的一種愛撫
是長髮悠悠　每一頁陽光的懸浮
讓波濤寧息　讓腳步平穩
聲音遠去的堤岸邊
水透明
芬芳初綻

李國七的詩

孩子77／海豹的母親

誕生於寒流暖流相見的地方
一季在南一季在北
一些季節我追逐快樂的影子
陽光的金黃在我的前後左右
我看見遙遠的星群堆集成夢
長大的日子我愛上自由自在
黑絨的軟皮海波的線條
我愛上太平洋裡的來去自如
沙丁魚族的游處候鳥的轉站
在極光與午夜太陽交會的海岸
我卻把雙手交給捕鯨的年輕人
嫁給平定安然近於寂寞的生活
雖然我知道我的丈夫
專挑一些佳日出海
射殺包括我的愛人我成長中的孩子
的一群海豹夢與鄉愁的泉源

九二年寄自馬來西亞

千瀑詩札

目　光

她流盼的目光曾經
從很遠的地方
在一些綿密的信上
來回激盪
像細水，又似流星
劃過
一道虛妄

後來啊我仰望的
卻是
慈父那善者的目光
至於我的
時常
我用甘飴的淚眼想

傷逝的情
得著的愛

九二年十二月八日西雅圖

梁子的詩

某　夜

獨自的時候
腦海中的電影
唱的不是〝祝你生日快樂〞
往事很寂寞

眞實戴上了面紗
靈魂面對黑暗十分亮堂
跋涉時默默相伴
嘉陵江的小夜曲過於漫長

往事和惆悵孳生而降
將環境佈置得很優雅
獨守虛無的氛圍
讓回憶任意討伐

九二年寄自重慶

冬季的詩

書架上

是眞的
洛夫竟然跟銀髮
成了鄰居

還有葉維廉
楊牧和張默
相當投契
偏愛找旁邊的余光中
抬抬槓

莫非出了問題
管管與袁瓊瓊這對恩愛夫妻
怎麼……
不是住在一起

可惜我們解放日報的
桂冠文藝
既然難禁寂寞
還站在遠遠的一角
瞧著他們
連自動打個招呼也不肯呢

九二年四月香港

勞鏞作品

耕　作

重新掂量這塊泥巴
妳能把它捏成粉末嗎
妳能揀出那種叫做插隊的
微弱的
聲音
嗎

手執斧子的下午

謝謝午後的陽光
聆聽其中最溫柔的部份
手藝的色澤熠熠
來自午後的陽光謝謝

九二年寄自江蘇

老友紀弦杖朝之慶

◎楚　卿

你硬挺如檳榔
現在，該長成一株椰子
折一小枝作杖吧
走一趟白宮 ——
人間的民主殿堂
瞻仰朗朗星宇
或者朝一回耶路撒冷

台北只適於翻眼瞪鬍子或作盆栽的
榕家兄弟，那些年間，你老要告別
那條濟南路；而我卻說：台北，我又來了。
我是仰望天國的一株小草
那裡都容得下我站住

只是，那時亦如往後顛狂
唯一學就你的一句詩：量酒的
不是盃；要天下名之爲壺的都裝滿酒

因此，老友，現在我已把這隻器皿
洗盡掏空，只容　聖靈住入。

九三年寄自高雄

按：名作家楚卿先生因病住院，在病榻上完成此詩，交由詩人岳宗轉來。

筆　名

◎劉荒田

你說你的身裁細瘦高挑，所以起了個矮而闊的筆名，補其不足。

好的，就拿這個
夠闊的筆名
做一座山脈好了
不必高峰削雲
但須綿延
於是從三十年代
上海灘頭
跨過台灣海峽
伸展至紅塵十丈的台北
再逶迤至寧靜而多霧的
「蜜兒不來」（注一）
那斜臥的
便是散淡的「晚景」（注二）了

這個夠闊的筆名上
安放著半座台灣詩壇
其上群峰比高
雜花生樹

然而怎可忽略
其海拔呢
那根手杖，是山巔
高標的松
那煙斗，自然是
嶺頭篝火了
它與星一般孤高
且吐著閒雲

注一：蜜兒不來，是紀弦所住地的名字Millbrae，他故意譯得這般荒僻，其實是極優美的所在。
注二：《晚景》是紀弦移居美國後所出的詩集。

柳易冰的詩

哭泣的窗

推開層層迭迭背影推開眩目旋轉風景
越過千姿百態越過新潮流行
視線疾飛變成歸巢暮鳥急切選擇
從百十張開向藍天無表情的洞穴棲息在唯一的熟悉
遙遠的街景中尋找尋找窗框裡那本書那本我兩的約定

書是笑臉書是深情是你窗前揮手
示意奔上曲曲折折樓梯示意通向終點的你
書是迎風飄搖的黃手帕嗎？
你還會將默契種植在彼此的心地裡嗎？

天空依舊夕陽依舊我等你的心醒著依舊
那角紅色的貼窗紙孵化成淚把你沖向遙遠成星座
注定的陰差陽錯剪斷聯結你我的熱線
從此不再垂掛帷幕連窗也愁成日夜失眠

那被城市喧浪撫拂的十字路口
一輛拋錨的高侖健癱瘓在紅燈前

寄自上海

石城的詩

感受石頭

攤開的五指是三月的花樹
我的五指沿粗糙的表面
觸摸一塊石頭。我用這種方式認識
石頭。一座冰山從石頭內部沿五指
直撞入我的心海。這時我只用一邊手

另一邊手，我把它伸到往事的深處
首先觸著一灘枯乾的淚水和血痂
我記起多年前跌斷一根骨頭
多年以後，依然隱隱作痛
但我無法告訴你是在哪條路上

多麼冷酷的事實被我讀透
一塊石頭在手溫的孵化下成爲
一口深不可測的井
我看到井底的天空太陽沉落

92/7/7寄自福建

古寨山的詩

小城紀實

那個懺悔者，用紙巾
糊成一座新教堂
又用七滴眼淚
粘成大鐘，貓爪輕輕一觸
熱鬧的傳奇就風浪滿城街巷

每個禮拜日
城裡人都停止營業
湧進教堂
數讀十字架上流落的血
來美化生活，或教育後代

那貓
時而如鼠
時而如人
舔食十字架下的血痂
也在碼頭上拋售教堂的鐘聲

九三年寄自福建

心水的詩

母親的墓碑

烏黑著臉的大理石
不方不圓，冷冷屹立
在千塊洋文碑林裡
獨獨您孤零零的引頸
用東方那張容顏
憔悴企盼，不單幽魂們
難明，陽界過客也沒法
猜測：「亡母之墓」
無姓無名，誰會知悉從泉州
去國之少女半生浪跡南越
相夫教子演完賢妻良母角色
晚年避秦德國而埋骨異鄉
會方塊字的弔者才明白
泣立碑石的孝男是黃家昆仲
玉液、玉湖、玉淵這三個名字
是您的骨您的肉您的榮耀
是您的延續您的生命您的歡笑
過了七個飄雪的寒冬
我才初次跪在冰地裡輕輕地
擁抱您，啊！這麼一塊不圓不方
竟然又硬又黑的石頭
怎的溫柔如水，雪花也慈祥的
像您當年摟我抱我的雙手，冷風中
碑石顯現您那似有還無的微笑

陳鈺華詩抄

啤酒廣告

雪覆蓋著雪覆蓋著
雪　覆蓋著
她　興奮得全身冒汗
從我乾涸的眼睛
爬蟲般滑入
迂迴轉折
好一付
熱腸

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洛城

廣告汽球

經濟不景

充滿了氣的
生活
　老是
飄

不高

九三年三月十日洛城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爲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爲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同好者加入爲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成爲本刊同仁，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00，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之出版。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
P.O.Box 3338 Alhambra,CA 91803
U.S.A聯繫。

華瑋的詩

《台北火車站》

那天我坐在「你」的三樓
喝著一百多塊的咖啡
正因它那不可置信的價錢而發愣時
忽然
一滴水
不偏不倚的落在桌布上
不是說剛建好的嗎？
什麼竟漏水了？
我想
你可能哭了
是因爲怪他們的偷工減料
把原來還年輕的你
弄得如此不堪？
又難道是你也聽到二樓商店
放著大家都聽不懂的廣東歌
而爲失敗的演藝事業暗泣？
還是爲了大家都已不愛火車了？
就連那以往平穩的物價
都坐上那永不飛去中國的華航*
一飛沖天去了
「不」你說，「都不是。」
只是每天看見這麼多
茫然的人群
爲著這已瘋狂的城市
不得不灑下幾滴眼淚

*取自陳昇歌詞：「華航帶你到任何地方，除了中國，你可以別想。」

九二年寄自明尼蘇達州

《苦水甜水》後記

◎千　瀑

舊約出谷紀第十五章〈變苦水為甜水〉意義深長的記載了下面這一段：「以後梅瑟命以色列人由紅海起營，往叔爾曠野去；他們在曠野走了三天，沒有找到水。隨後，到了瑪辣，但不能喝瑪辣的水，因為水苦。那時百姓抱怨說：『我們喝甚麼呢？』梅瑟遂呼號上主，上主便指給他一塊木頭；他把木頭扔在水裡，水就變成甜水。」這寓意深長的一段，我第一次讀到它的時候，那是去年（一九九二年）六月以後的事了，那時我母親已經逝世，由於三年內失去了兩位至愛的親人，（我胞姊因意外卒於一九八九年）內心的悲涼是可以想見的。在這樣一份失落的情懷中，我遂又打開了被我長久遺忘了的聖經，「苦水變甜水」就這樣躍入我的眼簾，引起我無限的感傷，也帶給我無數珍貴的啟示。我獲得的，已不只是甜水，而是比甜水更甜的救恩。

細想起來當然還得感謝我們的好母親，她在世時，為我們勞碌，為離家遠去的孩子向天父祈求禱告，就只為了把平安帶給我們。即使在她死後（當然我們也相信她的復活），好母親她又再一次向我們顯示，她是如何在天父的仁慈內，再一次地愛了我們；把我們又打發到天父的懷裡，要我們時時刻刻地知恩感恩。

如今，「苦水甜水」的出版，正是這份「知恩感恩」的一個具體的見證。

「苦水甜水」是我的第二本詩集，距第一本詩集「細雨淋在青石板上」出版後，不足一年的時間。而且，第二輯「甜水」部份，共六十首詩（包括〈磐石備忘錄〉裡十三篇禱告辭），全部在兩個月內完成。詩友心水來信說：「創作量這麼強，幾乎又可以結集成書了，如夠的話，則編成一集完全同類的書，也許可以大量推銷給教會；你的詩比起傳教那些東西更好更有味。」在這裡，我不得不強調下面兩點：第一，「苦水甜水」並未刻意站在「傳教」的立場來創作的，因為個人的力量是如此卑微，實在不敢，也沒有這份德能，可以蒙受天主這份特別的賞賜；而且這賞賜，是完全要看好天主是否肯給「情面」，因為祂「給誰預備了，就給誰」（谷十：40）。第二，「苦水甜水」充其量是我個人的一部懺悔錄，藉著懺悔，而重新認識天主，認識自己。我只希望，有一天，如果有一個人，也像我一樣，無意中看到了這部懺悔錄，而又能從中獲取某些好訊息，讓他含著甘飴的淚眼感恩知恩，則每晚深夜燈下的勞苦，就完全有了意義，不致於白白的被枉費了。這就是「苦水甜水」之所以決定出版的目的。

當然，給好天主做的任何一件工作，即使是最微小的一件，都不會白白被遺忘的。「苦水甜水」是我給好天主做的許多工作中的第一件；它只是個開始，不是終結。因為成就的不是我，而是那至高者上主，我們的天主。祂要終結就終結，祂愛成就便成就。所以，別以為是我寫了「苦水甜水」，我成就的只是書寫，天主成就的卻是文字的滿全！

「苦水甜水」分兩輯，第一輯「苦水」收詩十五首，是繼「細雨」之後陸續寫成的一些同類型的詩。以「苦水」名之，非為貶也，也無刻意揚棄之意，而是為了劃分上的方便；當然，這一類型的詩，明顯地已不能在某方面取悅我，這是事實，但仍把它們放在這裡，讓其佔一位置，是為了讓讀者能看到我詩路上的轉變。第二輯「甜水」，一如前述，包含了六十首新作，全是個人在信仰和靈修方面的點點滴滴；這些新作，除了其中數首外，餘者皆從未經過發表。不發表當然有許多理由，時至今日，為我，發表與否，已不很重要了。與其東零西散的到處發表，還不如早日結集成書，讓每一首詩，「都有了歸宿」。

當然，給「苦水甜水」出版，還得有很大的信心。習慣了「苦水」的讀者，看到了「甜水」，可能會問：「你真要這樣寫下去嗎？這對你有何好處呢？那不是完全局限在一個方位嗎？」我能說甚麼呢？「我很為難，我寧願落在上主手中，因為祂富於仁慈，而不願落在人的手中」（撒下二十四：14）。人總是以他們習慣了的標準來判斷成敗。至於我，我相信好天主是會繼續打開我前面的路，就好像當日加里肋亞的百姓，在漆黑之地，「看見了一道皓光」（依九：）

如果詩是生活和感情的見證，則「甜水」裡每一首新作，都與我的生活和感情有關，我並未和現實生活脫節，好天主也沒有要我們遠離塵世。我認為詩既是出世的，如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也是人世的，如愛你的近人。我的努力是如何在出世和入世之間，保持平衡。我畢竟也寫出了像「送溫馨給世界」、「誰主浮沉」、「神父說了那個比喻」等與時代共同呼吸的作品；我也同樣愛這個世界。我不過是站在另一個角度，另一個層次，嘗試給人生一個更好的詮譯罷了。至於我是不是應該被舉揚，是不是應該受讚賞，好天主自會賞賜。其他的，任何人世的褒貶，為我，算是甚麼呢！

「苦水甜水」自不能帶給我任何名利上的收益。首先是名，為我已無意義，而且還可能引來「不習慣」的讀者們的噓聲。不過，耶穌不也被家鄉人和外邦人吐了口水嗎？如果我們明白被吐口水在耶穌時代是一件多麼羞辱的事，然則，那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噓聲，為我，已經是百般仁慈的了。其次是利，眾所週知，出版詩集乃賠本的生意，並無賺錢的可能。名也利也，為我皆無好處，但我仍然要堅持出版這本詩集，「我將一切都看作損失，因為我只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為了祂，我自願損失一切，拿一切當廢物，為了賺得基督」（斐三：8）。

「苦水甜水」的出版，特蒙西雅圖天主教華人中心吉朝芳主任神父，給本書寫推介作為「代序」；又蒙澳洲華文作家心水兄的支持，寄來讀後感，謹此致謝。

一九九三年元月二十五日

名詩人介紹

在死河上獨自划船的龐德

◎ 劉耀中

龐德出生於1885年，一個以盛產大馬鈴薯而著名的美國西部艾達荷州。他出自一個舊式家庭，他的曾舅父郎菲羅是美國的一位大詩人。他的家庭曾參加美國革命，後隱居西部務農，建立了一個典型的保守的西部農場家庭。龐德少年時代，就在這個嚴格的愛國主義和處處要爲國爭光的傳統下長大。後來，龐德的家長將全家搬遷至費城附近，龐德就讀於漢彌爾登學院（現已改爲科爾蓋特大學）。龐德在賓州大學取得了拉丁語系碩士學位，因學有成就升任爲助教。但這時的龐德思想上早解脫了舊式家庭教育的束縛，也無耐心繼續就讀。1906年他開始遨遊南歐：西班牙、法國南部和威尼斯，回美國後繼續執教。可這時他出了一件事，因爲將一個跳脫衣舞的妓女關在房中一夜，而遭解僱。有人曾解釋爲，因他對那些學者和教授的憎惡所至。不得已，他又重新回到歐洲，在威尼斯於1908年出版了他的名爲〝熄滅了的火光〞之詩集。但毫無收入流浪到倫敦，成爲一個眞正豪爽的窮光蛋！1910年又重新流浪回紐約教書，這時的龐德受到生活和精神的雙重壓迫，他的感情像火山一樣爆發了，沖出房屋大鬧街頭；大罵那些對詩不感興趣的人們，宣稱他自己到了三十歲將成爲美國一等大詩人；在咖啡店裡大聲朗讀自己的詩篇；提倡狂熱的愛情 —— 攻擊但丁對愛情抑制的思想；出言要改變文藝世界。出版他的〝假面具〞詩集，宣稱要把十九世紀的詩換上二十世紀的衣服，要把但尼生（英帝桂冠詩人）從詩中趕出來。從這時候龐德已經形成了他的詩的特殊風格，他提倡用俚俗的語言（如美國的俚語）GIVE THEM HELL來作詩。感情奔放、直接了當地表達自己的感情，與虛假和醜陋作鬥爭。龐德的風格在他豐富深厚的文學、音樂、語言基礎上形成的。因此，他是一個很有修養的美國「粗漢」。他最典型的代表是將音樂和形象放進詩裡，兩個形象的結合，產生了龐德獨特之魅力。

此時，芝加哥一位叫孟羅的女人，她創辦了一本詩文雜誌，龐德成爲她的海外通信者。他們出版了耶次、泰戈爾等作品，同時相繼又出了桑德堡、海明威、費茨蓋路、斯坦因、艾略特等人的作品。他們中許多人當時在巴黎被稱爲〝毫無希望的人〞（LOST GENERATION）。龐德在幫助這樣的一批文人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4年龐德在英國與他的舊情人結婚，解決了他的暫時食宿及經濟問題。同時，最重要是他結識了影響他一生的至交惠佛（後改名爲福德），也結交了彼爾樂、路易斯、勞倫斯、艾略特等文人。當時，文人中的貴族耶次聘請龐德爲秘書，教練劍術。龐德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但這個有美國人傳統喜愛穿粗布衣服的人，對當時已處老年的耶次有著很重要影響，因此就在那時他所提倡的用俚語和實用簡單、直接的言詞詩歌有了下落，得到承認。龐德在這種情況下立即騰出手來繼續幫助當時的失鋒層文藝的戰士們。如：他替艾略特籌款，又替他修改詩集《荒原》；經濟上支持喬埃斯，使之有精力完成自己的作品。就在此時，他每年還要出版一部他的長詩 CANTOS ，這是他最耿耿於懷的心事，人們認爲這是繼米爾頓的《失樂園》後最偉大的英文詩。

1920年，他出版了他的詩《莫布利》描述一個人像他自己一樣要狂熱地改革文藝。那時他已經發展到有意脫離英語社會、提倡抽象主義的詩。不管什麼東西，連最奧秘的中國字在內，都可以放到他的詩內，更何況經濟、政治、歷史等等皆不拘。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行動，那時他已經開始譯希臘文藝和中國文學及孔子作品。但他根本不懂中文（他對中文的認識是從美國日本學家斐奴勞沙處拾來的），也不懂中國，他用美國人實用主義方法闡述和研究中國，不能不說沒有特點。當然，龐德談不上什麼研究孔子，他只不過竊孔子之名來爲他的政治野心服務，用一種神秘的象徵引誘西方文人而已。

如果，我們認爲艾略特的《荒原》是二十世紀初最偉大的詩，那麼龐德是此詩的眞正幕後推動者。如果，喬埃斯的《烏拉斯》

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如果沒有龐德此書便不可能問世。龐德他經歷了一個歷史上最緊張最複雜的時期，所謂有著發達的科學原理、技術落後和人類生存自由的危機並存的社會。龐德不能解釋這些問題，早在1916年失望下的他，就開始質問這個所謂的工業科學黎明的文明即「拙劣地補綴的文明」的價值在那裡？藝術家獻出了他們的青春，在飢餓下毫無意義地掙扎是爲什麼？1920年初尋找不到出路的龐德天眞地認爲利息是最殘酷的發明，而這是猶太人帶來的把戲，因此罪惡在猶太人身上。他在意大利拉布羅一個渡假的海港，在福德的鼓勵下，發表了他的貨幣論和種族觀點。由此晉見墨索里尼。他被墨魔感惑了認爲他和墨氏才懂得的世界觀，所謂「新政治改革」是未來的希望。

龐德有特別的天才，美國的天之驕子，一個下降了的天使。但美國不用他，英國保守人士歧視他，一個懷才不遇的人，他沒有出路。西方所謂自由民主文明國家，在龐德的眼睛裡只不過是頹廢的象徵，下降的社會而已。因此他曾替法西斯廣播（不下數百次）指控羅斯福是反美和反美傳統之人，唯有法西斯才能救美國。歌頌希魔和墨魔是聖人。1945年聯軍登陸意大利時將他逮捕，雖然有朋友替他奔走相助，但也無濟於事。

龐德爲什麼會受到墨索里尼的誘惑？看來原因甚多。他是一個道地的美國人，他受了「美國原始文化」模式的影響，這即是印第安人型。印第安人型是一種反被征服的精神，他們不拘舊文化腐敗的束縛，而要締造美國重實證、實驗的新文明。用榮格的心理學來剖析龐德的心理，那就是在龐德內心的一個文明與現實世界的符合，便等於一個精神與靈魂的合併，而心靈則得到寄托。一個他嚮往的文化文明世界，與他實地相處的英美世界，發生了極大的撞擊。英美當時頹廢的工業盛產中產資產階級和庸俗文化，物質拜金主義，工業的發展令人沒有思考的機會。藝術家、文化皆無出路。龐德失望了，他憤憤地說：『美國是一幢大猴子屋！』『英國只值踢他一腳！』龐德對靈魂和精神的追求，統統超過理智所能控制的地步。龐德此時虛弱的心理，使他的世界觀混沌一片，當時史賓格拉的《西方沒落》一文就將龐德的腦子給支配了。史賓格拉預言在歐洲矛盾重重下必產生一個凱撒大帝或拿破崙式的人物挽土重來。而這一預言在龐德當時虛弱的心裡就產生了憬憧。正值墨索里尼簡單的經濟論和社會秩序論問世。這亂中的一把刀打動了龐德的心，已經從這時開始崇拜墨氏了。當1933年這位公爵請龐德到坐賜見，龐德見到墨氏桌上放著他的詩集 CANTOS ，立即沾沾自喜，有如良驥終遇伯樂一般。而且他的精神和靈魂得以釋放，就這樣天眞地被墨氏十分輕易地收買了。

曾記得但丁的神曲共有一百篇章，大無畏地龐德認爲他有資格與但丁比美。他素來不喜歡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甚至莎士比亞也不合他口味。他在1921年就開始他的CANTOS了，這是他對美國文學的最大貢獻。有個顧慮美國文明興亡的人士，讀了龐德這部詩集則認爲是一部企圖謀害國家之禮物，如所謂希臘禮物 —— 送給特洛伊人的木馬（木馬內藏有希臘突擊隊）。其實龐德本心還是一種對美國恨鐵不成鋼直到失望的情感。他詩中痛斥美國文明的頹廢和近代庸人文化極端缺乏精神和靈魂，令其厭惡之至。龐德於1928，1930，1932，1935，1937，1940，1949，1956，1957這樣一篇篇把長詩寫下去，一直寫到110至117篇，這就是1969年出版的 Drafts and Fragments of Cantos.110 TO 117。110至117篇章中開始有中國字如：新新、止止、日、敬、王、河、木等象徵。顧名思義，我們便可以探到這個詩人在想什麼？他最後的一句話是：『做人而不做破壞者！』這也許是給美國人的勸告。

龐德的 CANTOS 是一部千頁長詩，一部燦爛、幽僻的史詩，涵有神話、東方神秘的引誘、經濟原理…，是一部創造和勾劃文明的藍圖。這部詩的大意與住要內容如下：

敘述一族人爲捍衛民族精神而奮鬥，那個家族的人追求回老家去建設精神文明。這也是荷馬的意向『回老家去！』簡言之，CANTOS 是讚美中國、希臘、羅馬的中世紀文明，憎惡二十世紀初現代工業社會。

龐德他在早年讀過的《論語》，使他永遠難忘中國。孔子等皆是他理想中的神秘憧影。他受了尼采的影響，無神、無神話、無

字，只有憧影。所以在他臨死時曾說過：『我什麼都不懂。』這是他思想沖上高潮的表現。龐德是達到了他思想範圍的高潮，但卻沒有辦法表達出來。他是一個極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但一直遭到美國社會人士的誤解，這眞是一個現代文明的悲劇。大無畏龐德的不可征服的精神令世人欽佩，他堅信自已是：『一個驕傲的鵲，對著一個睡眠狀態的太陽大聲疾呼』。

美國在開庭審判龐德叛國罪之前夜，一個醫生委員會提出了報告書。報告上說龐德患有精神病，不合乎開庭審判的規定，因爲他已經不能正確回答法庭的問話。並且新文學的先鋒委員會也提出龐德的叛國和人格問題，是因他的年老和自認爲一直戰鬥在救國的戰場上，實在不是一個蓄謀叛國者。美國政府也認爲家醜不可外揚之故，決定不開庭審判，將他關進療養院達十三年之久。龐德在療養院受到特別優待，每天可見妻子，有私人房間和打字機，所以他可以繼續他的長詩 CANTOS 的創作。直到艾森豪・威爾遜上台時，請來了當時在美國最受推崇的詩人佛洛斯特來解決這個難題。艾氏問：『請問先生怎樣處置那個難於相處又難於理解之人——龐德？』然後又經一個心理學家的一份報告書的保釋，龐德終於從獄中放了出來，當時他已經72歲了，但總不認錯。最後他的精神徹底垮了下來，到了75歲竟然戀上一個23歲的女子，事未遂。從此他覺得世上空虛無比，不再寫作，也不說話，終日呆坐。87歲時，死於威尼斯。

龐德在威尼斯居住的最後階段，法國的一位著名劇作家科圖曾拜訪過他。科圖看見他混濁、空虛、淡茫的目光呆呆地凝視遠方。科圖曾說了一句概括龐德一生的精僻語言：『龐德的一生像一個在死河上獨自划船的人永遠不可到達彼岸！』 ■

寄自阿罕布拉

陳本銘、陳銘華編
【越華新詩選】徵訂

擬定在1993年底出版的【越華新詩選】，是企圖爲歷年來華文新詩在越南土地上艱辛紮根曲折衍生的發展過程做些記載工作。同時還對一群默默創作、不問目的的詩人們的心血作品作尊崇的輯集，讓它們不至在浩浩的時間裡因漠視或政治上某些狹義理由而散失湮沒。

該集將輯選50年代至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詩人及作品，其中包括目下仍在越南本土和散居世界各地仍繼續創作的各家詩作在內，將把越南華文新詩的風貌全景展現出來。

現時編選工作正在積極進行，除繼續搜集散失資料外；並請已寄來稿件的詩友，儘快補充作品年份、作者簡介、照片等；同時呼籲凡存有與越華文學有關的資料、剪報、書刊、相片等人士，熱心提供，共同完成這一件極具意義的事。來稿資料等採用後將以【選集】二册作酬。截稿日期：1993年6月30日。

由於計劃浩大，所費不菲。因此，在決定出版的同時，正式發出徵訂的呼籲。有興趣預訂的朋友，請以每册 $US12.00（含郵費）的數目寄來【新大陸】轉交。

聯絡處：新大陸詩刊 C/O WARNER TCHAN
P.O.BOX 3338
ALHAMBRA,CA 91803
U.S.A

你：灰漆之內，美麗的波斯貓

—— 序《雨落清明節》

◎ 柳易冰

一段漫長而痛楚的停頓後，他突然將詩稿寄我，說交香港出版，命我寫序，我只得苦笑。目下時興出國炒股，在人們身影的每一舞動都以賺錢爲目的之今天，他穿越人生艱辛後，想到的仍是繆斯，可見愛得刻骨銘心。我深深理解他。他需要詩。

記得香港某文藝評論家在給我信中說，詩集，出版商視爲毒藥。也許常能從咬牙執意中看到我苦笑的含義。

福建福清市是他的出生地，我未去過。也許那裡有許多飄雨的山地。幾天來我反複讀著他的詩稿，覺得我浸潤於紛紛洒落的細雨裡，感受詩人經歷的凄迷，哀愁和拂不去的無可奈何。他曾告訴我他的童年、青少年都極貧困，挖過草藥、當過民工，如高爾基一樣沉落於生活的最底層，但出奇地發覺，他承受風雨吹打，但酷愛陽光的溫馨，他「飢渴交加地嘴嚼陽光中的青草味。」也許是長期蒙黑者最想到亮色一樣，他的靈魂被冷漠傷害後渴望的是刻骨銘心的愛。愛，那些廣義狹義的愛，對祖輩、對鄉土、對藝術、對情人的愛，八面照耀，最後聚焦成一個大寫的「你」。是牽動他執著情感，從而在詩意裡使讀者深深受感動的對「你」的由衷的熱戀與痴迷。讀著他的詩，即觸摸著他的靈魂，最能震動我的是他詩中介於具象與抽象之間的「你」。

你家的大門塗滿沉悶的灰漆
門前的小巷流著陰冷的季風
灰漆之內，你是只美麗的波斯貓

這種善於調動、色彩、質感、形體之間形成的強烈反差的藝術效果，使我十分驚訝。印象的深刻立即烙入難易忘懷的記憶。你只要翻動過我們的歷史，不難意識到斑駁陳舊的那堵世俗的灰牆，是如何叫人失望、痛苦。那是沉悶民族大牆的象徵形象，而詩人偏「儲蓄著綠色的南風」艱毅而勇敢地站立在灰色門框之前，不懈地朗誦、發表，「定要綠化你家的大門」以及那位在討厭框架中間存在的「美麗的波斯貓」。那種站立於腐迂之前挑戰的瀟洒，使我想到普希金銅像。如此觀照，一首「站立你家門前朗誦詩歌」就因視覺的擴展，具有多麼深廣的空間。請再看他一往情深的「尋」，把看不見的內心風暴如何借可見的外象對應物，描繪得生動鮮活：「我尋你／從海洋登陸／穿越沙漠與荒原／也就是一條無名小魚／渴望一種水／在缺氧的季節裡／尋尋覓覓了一個世紀／我已鰓破鱗落／尋你／只剩下一朵純潔。」代表他心靈形象的那條小魚，在牠雖遭滅頂之災而不顧裡反映詩人隱自情結深處的忠貞。在遍體鱗傷的悲壯前，你也會伸手去撫慰牠一下。「天邊不斷滾來焦雷／漂洒骨頭……我尋你依舊。」滿目荒涼的沙漠留下一點綠的希望。那間因「你」燦爛過的小樓也使得他反複吟誦「敲門的聲音也很一般／不一般的是你爽朗的笑語／爽朗的笑語不一定精采／精采的是你使我飛出陰暗的房間」經過層層迫進的回環式的肯定與否定，吸收民歌形式中具有活力的藝術手腕，把愛得深刻的心態維妙而曲折地展現得生動而有味，今日的小樓因「你」之消逝而變得模糊，但因「你」的曾經，處處染有精彩，可見那間小樓只是故事的背景或道具，刻骨銘心的是 —— 「你」。歡樂、哀愁交替的瞬間體驗成了細膩、獨特的藝術表現。情戀者的名字原不過是一種文字的表徵符號，詩人伴和著濃烈的感情之後，在名字上色彩紛呈地引出各種纏綿，他在一首「你的名字裊裊」之中通過豐富的聯想後使讀者大爲驚訝地發現，名字竟能衍生成如此「裊裊」。「千年前，我曾將你的名字／分解得肢離破碎／像扔紙屑一樣扔出窗外／嚴嚴冷冷地關住門與窗……」字縫間充滿幽怨和決心忘懷的情緒，但現實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忽然，你的名字裊裊浮現／如燎原之火／猛烈地襲擊我的生命之屋」表現的鎮靜一下子全都潰散，那個裊裊的文字符號對詩人還是魔力碩大無邊：「那些破碎的往事／竟旋舞起無邊的魔火／一古腦兒地吞沒我慘淡經營的寧靜」無獨有偶，另一首「抵抗思念」也有同工異曲之妙：「你別得意／我並不想你／只是把你的臭名字／寫滿白紙／再狠狠地焚之以火／然後面壁靜坐／任憑那灰燼似蝶／轟炸滿心的空寂……」用調侃而冷冽的紫色幽默筆調來表面敘述，而逃脫不了骨子裡的思念使詩美充份得到表現，「躲避你的幻影之圍攻」是極不容易。「你」印象還是「溶進夏夜的風流」「四面八方沖擊我的禪心佛意」。情人名字的難易忘懷，在他另一首能代表他婉約詩風的「髮之吟」中有很生動的表現。別離的煎熬使他蓄著長髮，在他眼裡黃昏用孤獨之手濯洗他「濕漉漉的」長髮呢？還是在梳理他紊亂的相思？瘋長的長髮，煩燥的心緒，絲絲縷縷都因「憑欄念叨你的名字」而起，弄得散亂一地「剪不斷，理還亂」在一片惆悵之後亮出了憧憬，露出了希望，「肥美我的黑森林／等你來臨……」。那名字對他眞是太重要了，在「作爲一杯清水」中寫道：「瘋長你的名字，密密匝匝／讓我走不出你的每一筆每一劃」「喊你的名字熱淚盈眶」（隱者）直至重要到讓「你的名字豎爲我的墓碑」（墓碑）。他把弄著情人的名字使我聯想起我的好友，我詩藝的偶像台灣詩人紀弦的那首膾炙人口的詩「你的名字」一樣的深情、一樣的呢喃，叫人讀之難忘。

在他艱辛潦倒之際，周圍不乏伸出同情之手（也包括著柔情的女性），有他的師長、摯友、東渡扶桑的同伴的接濟。有欽佩他內在美的伯樂，有指點他曲折行走在文字小路的支撐者，更有並不拘意在山盟海誓的表面形式上而一往情深暗戀並執意爲之獻生的情戀對象的愛……這一切總和的愛使詩人「相信這勢利的人間還存在著眞情。」這種「眞情」的力量，是使他愛上詩，也使他詩世界的「你」變成五彩繽

紛極爲動人的「愛」的象徵物。翻開本書首頁所見題詞中「永遠的Y・Y」除對永生永世情人的感恩外，也應擴展爲廣義的「愛」的表徵。

他出身於普通的農民家庭，父親從印尼返回，帶回的還是農民踏實勤勞的品質。自幼看著父親牽牛返耕的背影，深深爲之欷歔，他最初企求用稿費來改善家庭的經濟，但三文兩錢的酬勞尚不夠抽煙，賣過血，當過祖傳的手錶，拼命的寫作使他得了一些毛病。1986年春節除夕子夜，他鋪開稿子把積累內心已久的對一位鍾情女孩的深情寫成了他最初的詩「清明」，那裡面委婉悱惻的哀怨之情打動了武漢「愛情婚姻家庭」雜誌舉辦的「第一屆愛情詩大獎賽」的評委，得到了優異獎。從此一發不可收，走進了繆斯的殿堂。除國內刊物「星星」、「福建日報」、「南方詩報」、「黃土詩報」上我經常讀他的作品外，也在新加坡「五月詩刊」、香港「文學報」、台灣的一些刊物上見到他的作品。特別是我美國的朋友陳銘華在阿罕布拉市主編的「新大陸」詩雙月刊上經常發表他的作品，對他十分看重，第四期上以領先的地位發表他「某夜讀史贈石城君」、「在風雨的走廊上飲酒」、「站立虎籠面前的那棵樹下」和「醉」等四首。在陳銘華給我的信中，也常談起他的詩才。在我友石上帆主編的「南方詩報」上也重點推出兩個專版。得過好些獎、收入很多詩集。

刻骨銘心地寫「你」首先強烈地擊中我，也許是我和他有相似的遭遇和對人情中冷漠勢利反面的人之溫馨的感恩之故。他詩中反映的層面是多種多樣的人生體驗。經過苦難的震盪後，他嚮往達到平衡的終點「終於返回家園／此際禪坐庭園、雙掌合十」在「游石竹寺」中進一步把自己悠然溶進風景的那種希冀恬靜：「石叢間的那株竹……／招喚我／消溶進無始無終」，在他自己很喜歡的一首「一碟陽光及其他」中：「一碟陽光／兩杯清露／加之三罐曉風」都成了他和青草們美味的「早餐」。在他爲人類生態憂患的深處，對都市文明帶來的精神空虛、對逐漸被侵吞的綠色安寧的不安都有表達「我仍在研究水泥與鋼筋／該如何強姦最後一片草地／午後坐著咬啃越來越瘦的月亮」，在都市燈紅酒綠的買賣氣氛裡想的是：「誰在唱歌誰在聽歌誰能買到那首歌」對那朵悠然看南山的菊，擔憂將在有空調辦公室內枯萎。在自憐泛起時，他的感情也有脆弱之時，他「在風雨的走廊上飲酒」，最使他戰顫的是微微顫抖的鳥兒「濕了的翅膀」，他自己不就是「一只鳥」嗎？他尋求躲避風雨的王國，驀然浮然的是「你擎著粉紅的油紙傘／荷花般搖曳風來雨去的小巷／剎那間燒燙了我單手持舉的杯中酒。」這種急速的回閃手法很似從影視和MTV中借鑒來的。那塊粉紅色和灰濛濛雨天的對比，使我想起威廉・威廉斯詩裡雨中的兩隻雞。渴望聖地，進入兩人世界的純美追求在「靜夜思」中寫得很精采：「恍惚中你我是兩匹白馬／馳入雪封的村落／村落於夤夜的荒原之腹地。」銀白的聖光，閃耀於讀者的眼前：「我們相扶相擁，無悔無怨凌空翱翔。」對繆斯聖潔虔誠在「俯仰之間」流露得極爲自然：「俯身掉下這棵種子／起立之際，藤蔓已纏上我的手／／來不及細想，花兒便霍然開放／定睛一看——那果實也結在手掌心了」俯仰之間，已痴迷到欲罷不能的地步，剩下只有無怨無悔。「你莫怨我大喊大叫／破了嗓子仍不後悔」即使最後的獻身也是爲用「更尖亮的聲音在刺殺毒熱」（蟬之歌）他爲詩而醉，爲情而醉。酒在他的詩裡佔有極大的重量：「醉」、「在風雨的走廊上飲酒」、「釀酒」、「醉舟」、「飲酒」等等，難怪他說：「愛是一生一世的釀酒過程」。「還沒聽到你的呢喃／我郤跌進一片芳香／浮沉於四面洶湧的烈酒」。他以杜康解憂海成了酒，藍天也是酒，直至現實裡「張開手掌」使「杯子落地粉碎」（飲酒）。他善於思考，於生活小事中領悟多種哲思，飲啜咖啡時，希望「把我一飲而盡」就此能「溶進你的心裡」。品茗時聯想到「你饋贈的茶葉」小屋頓香茉莉，在窗前飲茶時月光下看到「你我的雙腳／正長滿根系，在桌子下擁抱……」然則生活如一條花蛇蜜咬著人，由於詩人進入超前的空白帶，他所看到的寂寞是叫人驚心動魄的：「凍結我寂寞爲一拳琥珀」（琥珀），是「被風雨漂白的／一彎殘月」（殘月），是把「牆都能咬成洞／成爲觀照世事的窗」（寂寞），他渴求理解：「理解是風風雨雨中不變的陽光」「握手之前握手之後，世界大不一樣」。於是他「難得無牽無制」（風箏）可以「出入石頭」，甚至把和生只有一步之遙的死亡，寫得那麼深刻，他的「路過太平間」、「送葬的隊伍」兩首受到北方一張詩報的好評和獲獎，寒江雪評道：「曾頻臨過痛苦之淵藪的人，才能更直接地體驗到生存與死亡的距離，才能更爲眞實地洞曉生命的秘奧和人生的多舛」。

移情別戀是生活中常有的情感傷害，「芬香隨誓言凋零」我生動地看到他手持洞簫，夜夜在南方濕潤的雨絲裡吹奏，而他覺得「你的秀髮仍飄滿天空」那聲幽怨的嗚咽聽來是何等的惆悵，何等的凄清……

您也可走進飄雨的清明節，去領略長綠的快感。慢慢欣賞，讀者們。

他說他的詩學觀點：先做人而後爲詩，人格第一。無宣言，無派別，無旗幟。和我之信仰頗爲合拍。讀著他善用反諷、幽默手法，溶古典現代於一爐之詩歌，在我是極爲喜愛和共鳴的。

合上詩稿，他幽深、多情的洞簫聲還在我耳際迴繞，相信有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他會站在我面前，眞實地演奏，還是那麼英俊和洒脫……

如今，他歡樂如大牛虻的身影又要出發了，他「那只船又要起錨出航了……」，你看他「默默地穿上新鞋子，吹起口哨」。

我會在他肩上輕輕一拍，親昵地喊一聲：——好兄弟！

他原名馬勇。

因傾慕唐朝詩僧寒山子的人品與詩品，取了一個頗爲雅緻而引發人想象的筆名——

古寒山。

1992年10月20日於上海嘉定新薇濛樓

紀弦詩傳略

（上接頁1）

這種「獨行者」的形象，同他人生觀、詩歌觀的張揚個性，我行我素攸關。在這一時期的詩作中，不但出現了《燈》這樣的散文式的詩，而且所有的詩作，特別是詩的語言，都有一種散體化的傾向。甚至有些一般散文也不見用的長句。如《吠月的犬》：「**於是騎在多刺的巨型仙人掌上的全裸的少女們的有個性的歌聲四起了**」。《摘星的少年》一詩，可以視爲這個時期詩作的代表：

摘星的少年，
跌下來。

青空嘲笑他。
大地嘲笑他。
新聞記者
拿最難堪的形容詞
冠在他的名字上，
嘲笑他。

千年後，
新建的博物館中，
陳列著有
摘星的少年像一座。

左手擎著天狼。
右手擎著織女。
腰間束著的，
正是那個射他一箭的獵户的
嵌著三明星的腰帶。

這個摘星的少年的意象，無疑是超現實的，也是詩人心中的理想象徵。許多詩篇，亦是如此。致力於象徵與超現實意象的營構和破除韻律。這顯示了他的現代詩的特色，也奠定了他的現代詩的詩路。

經歷了戰火中的流亡，而進入了戰後的「夢回」階段。一九四四年，在上海主編《詩領土》，一九四八年十月又獨資創辦詩刊《異端》。這階段的詩作，如《亂夢》、《無人島》、《窗》、《失去的望遠鏡》、《夢回》、《雪降著雪融著》、《飲者》、《致詩人》，從詩緒到詩藝，雖與前一階段有一以貫之的風格、特色，但畢竟已起了變化，在超塵出世的「超現實」境界中，融入了更多的塵世的紛擾，人生的思痕。《夢回》和《飲者》是這一階段引人注目的作品：

醒來見午夜的月色窗上
剪貼著梧桐樹葉、星和壁虎的
新派圖案。

琢斷初織夢的一線，
歌著幻異下扶梯的貓，
現在和另一匹
開始談起戀愛來了。（《夢回》）

在以一列列酒罇築就的城堡中，
我的默坐
是王者的風度。

在還早的眾人辦公時間，
我欣然而至了：
唯一的，下午三點鐘的飲者。

我向酒保要了最好的酒，
自斟自飲，從容地，
統治一個完整的純粹的帝國。

我的離去和我的王朝的傾覆，
是當有第二個顧客踏進來，
並侵犯了我的偉大的孤獨時。
（《飲者》）

從上面詩作看，如果說《夢回》以夢幻的超現實意象折射了塵世的某些變幻，那麼，《飲者》則以既傲視塵世，又孤絕塵世的「偉大的孤獨」者的意象，迴照了人生的某種感受。詩藝也有了相應的蛻變。《遠方有七個海笑著》、《火柴篇》、《我的聲音和我的存在》等篇，超現實的人生哲思，體現在散文化的詩章中。

超塵出世的詩境，並不意味著詩人的實際生活、思想和情懷絕緣於塵世，他只不過把塵世之感作了超現實的藝術化。從摘星的少年抱負到戰火的人世傷痕，依然有一條隱形的軌跡可感。

「檳榔期」——從詩作到詩論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赴台灣，任《平言日報》副刊《熱風》編輯。一九四九年五月始，任教於台北成功中學（後改爲成功高中）。在教學同時，他又與覃子豪、鍾鼎文等友人在台灣《自立晚報》出《新詩周刊》。一九五三年獨資創辦《現代詩》季刊，正式揭起「現代詩」的大旗。與稍後的《藍星》、《創世紀》成爲當時台灣詩壇的三個主要詩社。一九五六年元月，在他倡導下成立了「現代派」，加盟者八十三人。紀弦發佈了現代派的綱領《六大信條》，引起台灣詩壇的論爭。一九六四年，《現代詩》出完四十五期後宣佈停刊。一九七四年因病退休。一九七六年底移民來美。

這一時期，他既有明確的詩論，又有實際的詩作。

無論從詩論或詩作來看，他都已經從「自由詩」時期跨進「現代詩」時期。

中國現代詩大體上經歷了四個時期：「白話詩」時期，胡適倡導並進行創作實踐，郭沫若以其《女神》、冰心以其《春水》、《繁星》顯示了實績；以徐志摩、聞一多等

爲代表的「格律詩」時期；以戴望舒、艾青等爲代表的「自由詩」時期。這前三個時期很難在時間上截然分開。往往是相互交錯的。第四個時期是「現代詩」時期，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現代派」或「現代主義」時期。這首先在台灣詩壇發端，並且呈現出多種多樣的風格、式樣、色彩。在于五十年代確曾以紀弦爲一個突出的代表。在一段時間裡，紀弦甚至成爲台灣現代詩的一面大旗。他既熱心倡導，又熱情創作。五十年代台灣詩壇先是紀弦的《現代詩》與覃子豪的《藍星週刊》的分立，其後，又有《創世紀》加入，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在紀弦高舉現代主義大旗的時候，也得到林亨泰等詩人的理論與創作的支援。值得人們尋味的是，紀弦在一九五三年創辦《現代詩》之時，正是台灣「戰鬥文藝」甚囂塵上之際。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張道藩兩次爲「戰鬥文藝」點題，「以筆桿代替鋒鏑」成爲一時之風尚。紀弦等人「現代詩」的勃興，即使不是逆向也是「異向」。

放在中國新詩的歷史進程中來看，紀弦的詩作，是從自由詩跨進現代詩的。在前述「星夢期」的後期，他的詩作已漸具現代詩的特徵。但是，他的現代詩走向成熟和倡導自覺，則是他於一九四八年抵達台灣以後的事。

先說倡導的自覺吧。

在《新現代主義之全貌》一文中，他明言：「只有現代詩人群敢於高舉現代主義的火把，堅強地站在時代的最尖端，以新詩的再革命爲己任，爲新詩的現代化而奮鬥。」「我的理論就是一種革新了的現代主義。可以稱之爲新現代主義、後期現代主義或中國的現代主義。」

他正是以這樣的見解，提倡「新現代主義」，發動「新詩的再革命運動」。他的理論觀點，當時在台灣頗受爭議。尤其是他在《論移植之花》一文中，提出「現代詩與傳統詩是兩種極端相反，完全不同之文學。」「傳統詩是『小兒』的詩。」「現代詩是『成人』的詩。」更引起異議。特別是此文的主旨：「我們認爲『新詩』之在中國，亦與日本相似，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乃是『移植之花』而非『國粹』之一種」，備受指責。有些人甚至據此指責他割斷傳統，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如果我們冷靜地客觀地通讀他的全文，了解其整體意思，就無法硬給他加上『割斷』、『虛無』的標籤。在文中，有兩般重要的論述：「事實上，新詩之在今日，已有輝煌之成就，而且是眞正的『中國的』新詩了。因爲這棵樹苗，雖說來自西洋，但它被移植到『中國的』土壤裡，經多年的栽培，灌溉，與品種的改良，而今顯已日趨茁壯，欣欣向榮，枝繁葉茂，開花結果，並且自然而然地成爲中華民族精神之一表現的形態了。」「無論其交流或移植如何的頻繁與急驟，諸民族之文化，其特質必不變。換言之，於其文化之根柢，必流著有一脈不渝不滅的民族精神在……」。如果說，第一段論述，強調的是外來的文化已經變成了「中國的」，那麼第二段論述所強調的則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之「不渝不滅」。有些論者撇開這些重要論述，硬給他下了「虛無」、「割斷」的判斷，顯然是一個偏頗。當然，也無可諱言，紀弦雖強調了民族精神之不渝不滅，但也忽視了民族形式的承傳，因而，未能合理地闡釋「橫的移植」與「縱的繼承」之間的聯繫，而把兩者截然對立起來，也未免失之偏頗。在詩以至整個文學、文化發展的歷史途程中，當著固有的傳統束縛了新的創造和發展的時候，人們強調了「移植」，甚至倡導「橫的移植」，似乎有點過激，但實在有其必要。沒有「移植」，就無法突破傳統的固步自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對西洋小說，西洋詩歌，西洋戲劇等等都有過「移植」，有的甚至是「橫的移植」。但是，人們又注意到，「橫」總是要同「縱」相交錯，相作用的。當年，紀弦受到其好友、詩友覃子豪的批評，他進行了辯駁。雙方各持己見，各執一面，引起了激辯。但從事實的發展來看，各自於對方都有所吸取。覃子豪後來也寫現代詩，就是向紀弦吸取的。而紀弦也修正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不過，他依然「我行我素」。

他的理論是他的詩作的昇煉，他的詩作又是他的理論的「實行」。這個時期，他的詩作題材相當多種多樣，不限一題，不拘一格。而其表現手法，也是千變萬化的，或寫實或象徵，看所處理的題材而定，這就是題材決定手法。但從《檳榔樹：我的同類》、《致天狼星》、《發光體》、《光明的追求者》、《四十歲的狂徒》、《如果》以至《恆星》、《狼之獨步》和《過程》，人們都可以感到一個旣熾烈燃燒，又矜持孤高，且不免時感孤獨寂寞的詩人自我。如像《飛的意志》、《夜蛾》、《距離》、《玫瑰篇》則近於散文詩。在《檳榔樹：我的同類》中，把自我異化爲檳榔樹，又把檳榔樹同化爲自我。又五年結一詩集，共出「檳榔樹」甲、乙、丙、丁、戊五集。因之，可以「檳榔」來概括此一時期的詩作。而《四十歲的狂徒》與《狼之獨步》、《過程》這兩篇姐妹作則可視爲此時期的代表作。這幾首詩，都是詩人自我的表露。所不同的是，《四十歲的狂徒》，表露得較爲直白。而《狼之獨步》、《過程》則憑藉「狼」作象徵。

從寫於一九五四年的《四十歲的狂徒》中，人們可以感覺到這位現代詩的倡導者畢竟不是超塵出世的人，相反卻有著很深的人世糾葛，有著很強烈的現實感受。「我用銅像般的沉默／注視著那些狐狸的笑／穿道袍戴假面的魔鬼的蹤舞／下毒的盃／冷箭與黑刀／我沉默」人們無需去考慮哪些具體的人，

做了哪些具體的事，就可以體察到領悟到「狂徒」置身於何樣的現實漩流。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人生漩流中，「狂徒」的外表「狂猖」，而內在「剛毅」。

寫於一九六四年的《狼之獨步》，實質上與「狂徒」一脈相承。不過，智性凝煉化了：

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嘆息。
而恆以數聲悽厲已極之長嗥
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瘧疾；
並刮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颯的：
這就是一種過癮。

過了兩年，這個「狼」的形象又出現在詩人筆下，《過程》一開始就投下一個令人難忘的「狼影」：「狼一般細的腿，投瘦瘦長長的陰影，在龜裂的大地。」詩末，更是畫「狼」點「步」，再次展示狼的獨步：「多少年來／這古怪的傢伙，是唯一的過客；／他揚著手杖，緩緩地走向血紅的落日，／而消失於有暮靄冉冉升起的弧形地平線，／那不再回顧的獨步之姿／是多麼的矜持。」狼，當然不會「揚著手杖」。「揚著手杖」的是詩人自己。人所共知，手杖、煙斗和酒總是伴隨著這位詩人。

也許人們會感到詫異，「超現實的」現代主義詩，何以有著現實的迴照？其實，紀弦的人生之途一直與塵世交織，他的詩作之途也就難以超塵出世。早在他到台灣之初，在一九五二年他就寫下了《現實》兩首。其一是：「甚至於伸個懶腰，打個呵欠，／都要危及四壁與天花板的！／／匐伏在這低矮如雞塒的小屋裡，／我的委屈著實大了：／因爲我老是夢見直立起來，／如一參天的古木。」「直立」的夢想，與「匐伏」的現實適成對照。在詩中，現實的感受衍化爲超現實的象徵。而超現實的象徵又依然蘊含著塵世的眞實。其二是：「在生之百米的跑道上，／我剛做了個預備的姿勢，／便絆倒了，／被一條無形的繩索。／／但是急馳於夢的大平原，我的心靈是一列沒遮攔的／超音速的火車。」同其一相比，這裡似乎更脫盡了塵世的紛擾。其實，以跑道上的繩索來象徵的現實而又以超音速火車來升華了「夢想」。

這種現實與超現實的「矛盾」中的「融合」，在整個「檳榔期」的詩作中是一以貫之，變而一之。一九六七年所寫的《倘若我是》中有幾個詩句，也許可以幫助人們理解詩人的苦樂：

可是我是一個詩人。
我不過是一個詩人而已。
詩人能做什麼？——
戴桂冠嗎？拿獎金嗎？
不。除了飲酒，想詩，用粗話罵人
和在這個世間受苦。

在此期間，他參與國際詩人活動，並獲殊榮。一九六九年，在菲律賓馬尼拉出席第一屆世界詩人大會，被舉爲中國傑出詩人，榮獲馬可仕總統大綬金牌獎一九七0年前往漢城出席三十七屆國際筆會。一九七三年在台北參加第二屆詩人大會。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台北成爲第一屆「中國現代詩獎」特別獎得主。

除了詩集，他還著有散文集《小園小品》、《終南山下》、《園丁之歌》和詩論集《紀弦詩論》、《新詩論集》和《紀弦論現代詩》。

後來，他在一九七八年，出版了《紀弦自選集》，選入已絕版的七個詩集中的二百多首詩，包括了前兩個時期的詩作。

「晚景期」——自慰與思憶

「晚景期」是從一九七六年赴美至今的創作時期。《不再唱的歌》、《唐人街散步》、《茫茫之歌》、《海濱漫步》、《鳥之變奏》、《相對論等》，是這個時期的主要作品。一九八五年集成詩集《晚景》。身處異國他鄉，其詩作不但添了幾分鄉思而且也多了一些古意。他依然沿著現代詩的詩路走下去，只不過又使人感到略有一點「回歸傳統」的味道。一九八0年，在舊金山參加了第五屆世界詩人大會。並獲世界藝術文化學院贈與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在《明日之風景線——觀音山組曲之三》、《重陽雨》、《懷鄉病》等詩中，都有很深沉的故國故園之思。其中《茫茫之歌》尤爲濃烈。（**下略，見本期《紀弦八十詩展》第8頁**）詩人眼前所見的太平洋的「茫茫」，是具象的「茫茫」；而聯想展思的故國家鄉的「茫茫」卻是虛象的「茫茫」。具象的「茫茫」象徵了虛象的「茫茫」，虛象的「茫茫」又依附了具象的「茫茫」。全詩使用許多「茫茫」，把詩人心頭湧動著不盡的「故國家鄉已茫然」之情流具象化了。

《晚景》詩集，既展示了詩人老年情智，又體現了詩人不懈的詩創造的追求。同過去的詩作相比，這一時期的詩更顯得洗練。儘管依然是散文化的自由體，但詩節和詩句都略顯整齊化的趨向。請看《鳥之變奏》：

我不過才做了個
起飛的姿勢，這世界
便爲之譁然了！

無數的獵人，
無數的獵槍，
瞄準，
射擊！

每一個青空的彈著點，
都亮出來一顆星星。

人生的哲意，凝煉在頗爲整齊的詩句中。只不過他沒有被「整齊」束住手腳。此外，如《明日之風景線中》「總有一天，我要去」，「總有一天，我要到」，這樣的迴環句式，在前兩時期的詩作是極爲少見的。

已入耄老之年，依然勤耕於詩圃。《勇者的畫像》最末的詩句，也許可以道出他的詩心：

「因爲我的活著，就是爲了寫詩」。

1993/1/25改定 2/10再修定

台灣詩人旅美巡迴朗誦會

當地華裔詩人參與詩之盛會

洛　夫

張　默

管　管

梅　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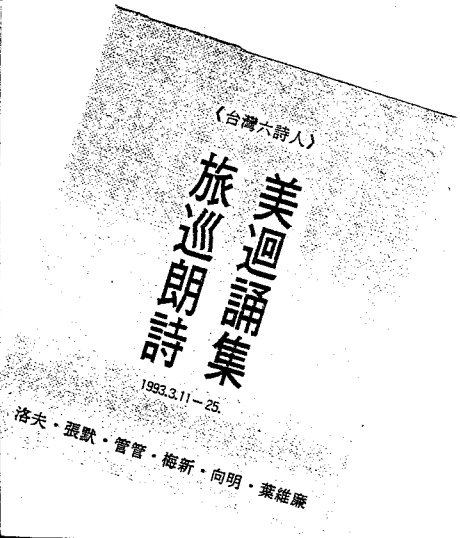
向　明

葉維廉

【本刊訊】台灣詩人洛夫、張默、管管、梅新、向明和此間聖地牙哥加大教授葉維廉組成的旅美巡迴詩歌朗誦會，於三月十一日晚七時在聖地牙哥加大舉行。當地詩人及詩歌愛好者參與盛會極眾，而洛杉磯【新大陸】詩刊的陳本銘、陳銘華、黎啓鏗和詩友陳方圓、區劍鳴等人亦從洛杉磯趕往參與。

洛夫當晚朗誦了《時間之傷》（節選）、《列寧墓前》、《馬雅可夫斯基銅像與鳥糞》；張默朗誦了《我站立在風裡》、《露水以及》、《三十三間堂》；管管朗誦了《紅》、《過通自述》、《荷》；梅新朗誦了《在斜坡上》、《鴿子》、《舊事》、《做秀》；向明朗誦了《癌》、《生活六帖》（節選）、《過國父紀念館》；葉維廉則特別以廣東話朗誦了王維五言絕句《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之後隨即朗誦了自己的《聽漁》、《追尋》、《春馳》等首。大會並安排了六位美國詩人以英文朗誦了以上各人之詩作，他們依序爲：Rae Armantrout；Marilyn Chin；Jerome Rothenberg；Pasquale Verdicchio；Edmond Chang；Donald Wesling。

朗誦會結束後，【新大陸】詩友和台灣詩人們興猶未盡，在葉維廉教授家中聚會至午夜才告別。據悉洛夫等一行隨後將前往新墨西哥聖達費學院、羅德島布朗大學、紐約市張張畫廊、波士頓等地舉辦多場詩歌朗誦會。三月底飛返台灣，隨即前往廣州展開詩的活動。



葉維廉教授家中聚會圖片花絮

上左至右：洛夫夫人、區劍鳴、黎啓鏗、陳銘華、陳方圓、洛夫。

下左至右：向明、陳本銘、張默、管管。

詩刊推介：

創 世 紀：總編輯洛夫・台灣台北市莊敬路 197巷10號5樓
笠 詩 刊：白萩主編・台灣台中市崇德路一段 85號
秋水詩刊：涂靜怡主編・台灣台北市郵政 14-57 號信箱
台灣詩學季刊：社長向明・台灣台北市郵政 53-840 號信箱
新　　陸：楊平主編・台灣台北內湖郵政第96號信箱
詩雙月刊：王偉明主編・香港西營盤郵政信箱 50431 號
華夏詩報：向明、野曼主編・中國廣州市文明路 211 號
一行詩社：嚴力主編・FRIST LINE P.O.BOX 418,N.Y,NY 10013-0418

※ 編後隨筆 ※

◇洛夫、向明、張默、管管、梅新和此間聖地牙哥大學葉維廉教授等六位台灣詩人的詩歌朗誦會經已如期在加大聖地牙哥分校舉行，本刊兩位主編陳本銘、陳銘華及一干詩友專程從洛杉磯趕往參與。

◇據洛夫透露，明年是《創世紀》詩刊創刊四十周年，該刊將在台北並可能在杭州舉行盛大慶祝。

◇廣州花城出版社編選之《海外華文文學大系》之美加詩卷將於今年第二季出版，據該卷主編翁光宇教授來信稱，選入的詩人有：紀弦、鄭愁予、楊牧、葉維廉、張錯、許達然、藍菱、秦松、陳銘華、劍鳴、達文、千瀑、陳本銘、斯冰、劉荒田、林泠、非馬、遠方、馬朗等家。

◇多謝紀弦先生長期來對本刊提出的幫助，並歡迎他成爲我們的顧問。

◇劉耀中先生於本期起，正式加入本刊，歡迎！

◇爲慶祝詩人紀弦先生的八十大壽，本期我們增加了篇幅。但仍因稿件較多，譯詩：《我喜愛的英美詩》及《戰爭與詩》暫停一期。

◇本刊兩位編委達文及千瀑的詩集《氣候窗》、《苦水甜水》已出版，請與本刊聯絡洽購。

◇由本期起，我們作了許多改善：一是內文字形用小號字；二是封面設計稍有不同，以配合較佳的紙質。希望讀者會喜歡。

新大陸

NEW WORLD POETRY

P.O.Box 3338
Alhambra , CA 91803
U.S.A